

會要  
戊

戊申  
小朝

伊6  
4078  
12-11



伊呂門  
號 4078  
12-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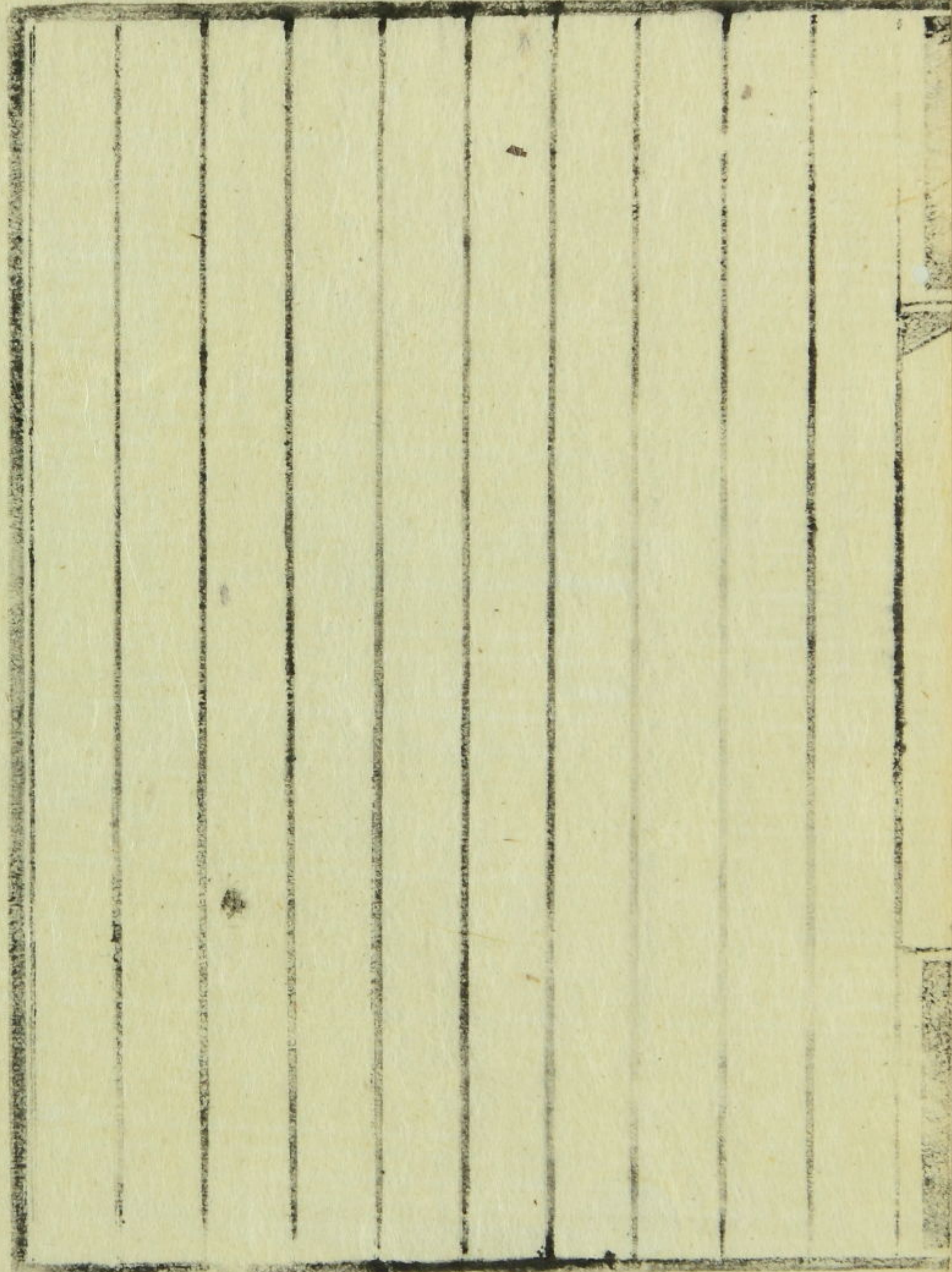


觀報畧記卷之十四

自戊申正月



正月太廟展謁○大王大妃殿寶齡六旬王大妃殿  
 寶齡望五祿慶陳賀頌教藝提李若愚製進○傳曰正月上  
 日誕舉禱儀予小子歡抃慶祝與昨年何異其在廣  
 慶之義宜有示意之舉貢人舊遺在三千石市民徭  
 役限一朔洋人懸房贖限十日各道舊遠限三萬石  
 并蕩減事令廟堂行會○傳曰陳賀時禮房承旨李  
 根友對舉承旨徐有薰并加資○傳曰宣教官金世  
 宣受官洪翼燮兒馬一匹賜給○有政行護



加通政朝官年八十○勸農論音都承旨尹秀聚進○傳曰  
是年是月即皇明太祖高皇帝建有天下之舊甲也  
風泉之感曷有其已當於十二日奉室行禮矣該房  
知悉○傳曰前赦單雖以遇慶曠蕩之意并令放釋  
而其中繡衣封庫人與他罪有異其在懲貪之政不  
可任其幸違鍾城前府使鄭誠一依本律發配因此  
而又有提飭者凡待命拿囚者皆有期限而或至  
三四朔以後僥倖亦回紀錄此後則令金吾察飭事  
分付○校理前望金萬根添書落点○傳曰山川祭

位版奉還時標信符驗不為請出改院舉行萬  
駭然坐直承旨姜濟朴未薦並羅職上直書吏并令該曹  
從重科治○傳曰李玄文即駭愕沒覺之類屢經查  
核令施當律而以法從命之人宛轉呼辨於桁楊  
之下者亦既多年足懲其過杖之罪况今慶會無前  
需澤旁流非曰無辜寧失不往楊州因推罪人李玄  
文持為臧死島配監甲○因大臣所奏賜備戊申功  
臣贈忠公李鳳祥忠壯公南廷年○賓對特領議政  
權敦仁奏曰臣於昨冬湖西右道湖南左道備啓實  
有不勝其駭歎者湖西之論結城前縣監申命行曰

丹室之預政云々聞諉諛之在官以來前後無他人  
之居冊者而只有其父就養於其官次云既無他居  
冊之在則所謂預政之冊室可知指的有悌矣近來  
考績之家固或用此等句語而皆泛指居冊者言之  
今乃論其子之治績而悌罪於其父曰冊室預政者  
是果何說也卽不論本事之如何其為傷倫敗俗已  
不可言率是以往將使子不得遂其專城之願父不  
得任其就養之情而朝家考理之政恐無以行矣寧  
不寒心湖南之論雲峯前縣監鄭裕健則與其兄斗  
健以下諸句語臚列狼籍竊曰其言皆實父與兄同

罪在於弟而論及其兄亦與結城之啓有何異焉  
至於和順前縣監宋益洙之啓下款一系卽街巷醜  
悖之說言行之士亦不敢登諸口吻而乃稟之於告  
一若皇胡亂全欠敬謹此豈但以猥屑言哉以  
上諸系俱不可以備啓有所曲恕湖西右道御史宋  
廷和湖南左道御史李教英并施譴削之典何如上  
曰兩備衣事傷敗猥屑果如卿奏譴削猶輕而當嚴  
處而亦不足深責依為之○傳曰校理有闕之代李  
承輔除授○兵曹啓曰今日開門後驪州幼學閔泳  
根謂有鳴冤着書吏服色來擊甫章門傳漏鼓自臣

里查實具入門之由則謂以由敦化西挾門入來云  
疫服擱入肆然擊鼓驚、驚駭其罪狀出付該曹照  
法嚴從常時不能檢飭臣不勝惶恐該門將不可無  
警令該府拿問處之何如傳曰允○政院啓曰當該  
入直兵曹堂郎所當重勛而本院請推之外無他可  
施之罰傳曰拿處參判權大旨  
佐郎崔致權○備邊司薦望以張  
植為濟州牧使○有政以尹秀為副提學兵判  
望筒徐左輔添書落点○弘文錄八點李鼎叙鄭濬  
一睦仁裁李鼎信李維謙尹哲求朴敷默朴浚愚金

炳雲金有淵徐堂輔鄭錫朝洪祐命權永秀尹埈李  
鍾浩洪秉壽趙猷永○備邊司薦望以尹義倫為御  
營大將○傳曰鴻臚舉行亦係朝儀而近來致詞與  
口只全不成樣屢有提飭輒無實效寧不寒見今  
慶禮不遠舉行浩多諸引儀逐日肆習於該院前贊  
儀邊相坐仍任專管察飭過一朔後禮考講如有不  
成報者另行刊汰以此今付贊儀無緣落仕松羅察  
訪邊相令該曹口傳相揆  
二月有政以尹定鉉為黃海道司朴容壽為江原道  
司、次對入侍護軍金箕晚金學性大憲李敦榮正

下以擢事榻前定奪●有政以趙秉駿為直提學○  
津長李埏疏曰學校者國家首善之地英才樂育之  
所也故列聖以降凡係多士歲修供待之具無不詳  
審而周備崇教化重儒術之規模制度可按而知也  
臣嘗因公再入津宮目見講藝之堂棲士之齋上兩  
傍風竈楠朽破一徑夏滂傾頽乃已退惟多日已不  
寒心矣雖尋常廡廡之至於如是者為其官守  
者固當隨毀補綴之不暇而况一國賢閎羣居游息  
之攸在尤豈容任其心泯廢而不學乎顧今國用不  
贍經費亦難而即此事實係不可已為或拘於狂用

不念體貌之重則其於有識之齋歎何哉若曰姑與  
甚急失今不葺漸至日頽月比莫可收拾之境向後  
興工之費將不啻幾倍也較然明矣茲敢不避僭妄  
一見亟令攸司從長措劃以為興廢舉墜一新  
民觀渾聖化有光千萬幸甚答曰津宮修改果係急  
務今廟堂從長稟處○謁穆陵元陵○傳曰是年即  
我英廟揚武戡亂之再回甲也祇謁仙寢愴慕深切  
回因大臣所奏既致侑於表忠褒忠兩祠矣勛胤諸  
臣之忠之勞又豈無示意之舉海恩府院君吳命恒  
家建禮官致祭相臣崔奎瑞家一體致祭兩家祀孫

并復職調用且念効忠樹勳之人不止於此而有不能盡舉咸須知悉○陵幸後別單傳曰親祭禮房承旨姜大祝俞鎮執禮金連并加資○備邊司啓曰大司成李埈疏請泮宮傾頽處興工之費迨長措劃而批旨內泮宮修改果係急務令廟堂稟處事命下矣養士之所有此頽圯之患不得不及今修葺度支事見其難徇齋難查其浩大之役禁營所在別置錢中五千兩姑先區劃以為及時始役之地仍令本館堂上專意董飭俾為完役何如傳曰允○三月三日製居首幼學鄭健朝金在清并直赴殿試○傳曰直

赴金在清賜樂○孝昌墓失火禮曹堂奉審○應教沈宜冕疏畧曰今祐祿鼎臻吉慶咸湊進階踰於玉冊供燕喜於瑤觴聖孝彌隆於準海傳儀誕舉於呼高物采之微工伶之賤靡不盡誠而尊者舊例也所隸者法府也情之所安禮亦當行然女樂終近於穀也常情易至於流佚以大聖人卓越之智固無待乎加勉而臣愚過計之不能不憚、昔蓋之告大舜曰罔淫于樂周公之誡成王曰無淫于逸夫以大舜成王之聖曷嘗有淫遊逸樂而君臣告誡若是反覆今日臣庶之所望於殿下者又豈後於大舜成王



哉惟於法宴臨視之地常存平日漸微之戒則尤有  
先於聖德而是亦學問中一事倘殿下不以入廢言  
則實億萬無疆之休也云云卷曰講學陳勉出於惻  
惻有懷無怠極用嘉尚而當此罕有之慶年進冊稱  
觴小伸予小子祝罔之忱凡係儀文惟微細之節悉  
遵列聖朝已行之例必欲盡誠盡禮而已苟或有逸  
豫之慮則反非所以致孝之道予豈不知此個義諦  
乎甬言如此當又加勉矣○傳曰幼學金炳三金道  
均并令該曹敦寧叅奉口傳加設單付○親上冊賢  
于宗廟○親臨仁政殿親上冊賢于兩慈殿稱慶陳

賀頒教

藝文提學徐  
其淳製進

○傳曰太室追上冊賢時禮房

承旨

趙得

對舉承旨

徐戴

加上冊賢時禮房承旨

對舉承旨

尹秀

并加資○以進饌所堂即以下別

單傳一堂上吏曹判書徐嘉淳熟馬一匹面給禮曹  
判書金興根吏曹叅判金鼎集開城留守趙秉駿黃  
海盜司尹定鉉齋承旨尹○秀郎廳尹○英并加資  
李奎憲以已丑進饌所即廳又叅今番慶禮事甚稀  
貴亦切愴懷不可無別般示意工曹叅議除授鄭憲  
容洪鍾序徐承淳金益鼎金在清徐相鼎并陞叙司  
甕都校調趙寅永內下豹皮一令賜給提調尹○秀

內下帑皮一令賜給掌樂提調李景在金鼎集前提  
調趙秉駿各內下中鹿皮一令賜給尚衣提調徐熹  
淳金興根各熟馬一匹賜給各其司郎廳別看役以  
下賜賞有差○傳曰一人兼數事毋得疊授○傳  
曰原任直湖尹乙英檢校差下○傳曰禮曹判書金  
興根吏曹叅判金鼎集直提學趙秉駿直湖尹乙英  
并進饌儀執堂上差下户正洪鍾序副果金益鼎漢  
徐相鼎并郎廳差下○有政吏曹叅議洪祐詰添  
書高宗○傳曰金壽鉉初仕擬入○領議政權敦仁  
辭疏答曰慎節奉慮有國所重莫如輔相而予於卿

期望之厚倚毗之深者非有私於卿也一則為國事  
也二則為國事也卿試思之此豈卿可去之時乎百  
事之怠慢八終之凋瘵人心之泮澌紀綱之頽弛雖  
謂之知愛溢目未為過語承弼之地誕無其責予所  
以不欲捨卿也卿惟以七年中書為辭比古人廿四  
考則不可以淹久言卿雖以病患衰老為辭非奔走  
宣力之職則又不可以去就言况卿之復庸不過三  
四朔矣廟堂好謨豈如閑漫數進之庶僚乎望卿諒  
予至意亟斷未章以幸國事○冬至正使成遂默副  
使尹乙定書狀官朴高壽入來○吏判徐熹淳辭疏

依施○有政以趙冀永為吏判○備邊司薦望以洪  
學淵為廣州留守○春到訖請居首幼學趙在衡製  
述居首幼學尹定善并直赴殿試○景慕官展謁景  
祐官展拜

四月總管前望李元夏添書落点○備邊司薦望以  
孝定鉉為平安兵使○永禧殿展謁諸慶宮展拜徽  
宗殿行禮初九○濟川司啓自松札橋至永濟橋濟  
川畢役之意敢啓○備邊司薦望以趙斗淳為平安  
監司○萊伯報籌司畧曰館守倭請見言曰異樣船  
十二隻自三月初四日至同月十五日流伊現形於

弊島境海之南直向北方而弊島之北即貴國境海  
也其在隣誼不敢不告知而第其船樣與人形只憑  
漁民之所告未有問情之可據故去月二十九日飛  
此出奉使弊島奉行因島主之令有書諭知于俺使  
之轉告本府是如出示其奉行倭諭知與船樣人形  
圖本故并為謄本上送是如為字等以取見其抵館  
守倭書與圖本是字則船樣雖無尺量之指的一船  
三帆可驗其體大且其人形不過一片征摹出大小  
無以辨知而所着衣服之多用色黻頭髮之色赤眼  
睛之黃如貓眼云者不是近隣船隻彼既以漁民所

告只為諭知於館守倭以為轉告本府則有不敢遽  
然登徹而事係邊情故對馬島主奉行倭拒館守倭  
書及異樣船與人物圖本并只騰書圖畫堅封上送  
云云○戶判前望徐熹淳添書落点○禮曹啓曰謹  
承聖教臣於今日聚會諸引儀致詞東西唱考講則  
惟云隸習別無顯勝而其中引儀安國鉉假引儀宋  
宋未致詞與唱教俱不成樣施以刊汰之典不飭之  
惟該習儀從重推何如傳曰慶禮已過今番則特為  
安更為勤習之意嚴加申飭○刑曹啓曰各道徇  
配之遺故外毋得給暇自是不易之規而今此江原

道平海郡徒三年定配罪人李大教昨年七月以潛  
屠罪定配該郡矣終到配所旋即逃還潛自屬牛如  
向危肆言念紀經萬痛要依大明律犯罪逃走加  
二等之文決杖一百後平安道渭原郡流二千里移  
定配所即為押送惟以配所官言之不善防守至使  
配囚逃還經歲不即覺察誠極寒心當該配所官  
海平配所官  
海平配所官  
枯官宣禧官展拜叶三○刑曹啓曰罪人朴喜英滂  
府現捉之具稱以燃燈之盞只謂一次吸烟而至若  
買烟持來同謀諸漢終不直告待俵訊限滿加刑得

情何如啓此事之為切禁渠亦知之則自祚吸試已  
是因赦而所謂燈盞若非殊常之物則自灣府何至  
於破碎乎其為吸烟之具明若規火而一回吞世終  
不直告極為駭慌待俦限更為各別嚴刑前後情節  
期於輸款○因備邊司章記箕營狀啓遺漏閩外事  
該通臣趙鶴年越棒

二月刑曹啓罪人朴喜英更加嚴刑期於得情事啓  
一矣蓋其妖毒戕人之物曾是國俗之所未知而乃  
敢倡為帶來者究其情節萬戮猶輕其在折奸萌杜  
後弊之政決不容貸其一縷而係是初犯之罪國典

及明律原無可據之律亦無可援一律當否極涉重  
慎有難遽然稟處詢問于大臣秋堂處之何如傳曰  
允○盜試覆試二所章記呂州幼學張齊華二張疊  
呈并為登考原試券拔去榜目付標以入而該儒生  
之冒呈兩券揆以試規萬一駭痛其罪狀令秋曹照  
律嚴處事傳曰允○以東八陵補土堂上以下別單  
傳曰補土堂上楊牧申錫愚熟馬一匹賜給兼蓋董  
官各陵參奉并陞叙別看役教鍊官領役牌將等賜  
賞有差○傳曰瓜近初仕英陵參奉作窠幼學李載元擬  
入○備邊司啓曰刑曹罪人朴喜英一律當否詢問

于原任大臣則判府事金道喜以為下詢朴喜英事  
係是初犯之罪國典及明律無可旁援只當就大清  
律鴉片烟禁条論斷矣蓋鴉片烟未知何樣妖邪之  
藥而禁之不嚴則無所懲艾勢將潛播惑民志促民  
命竭民財寃竟至於禡國而後已豈不大可惧哉今  
杜初法之初不容不嚴以為折萌杜漸之地而第其  
烟具既見執提吸試又已自服則此便是真贓然鴉  
片未及搜驗集又一向抵賴則處擬一律恐欠審克  
適重適輕且不敢負言仰對伏願博詢而裁處焉云  
矣刑判金箕晚泰判姜濟泰議尹心英議同云矣傳

曰此係初犯則諸議之如是審慎誠無恠矣其在杜  
漸懲後之義固當斷以一律而既無可以確據則亦  
不必深量者存在囚罪人朴喜英更為嚴刑遠惡島  
隄已身減死為奴事今付秋曹新智島廢鍊以入  
椒子島改書下○  
行北苑望拜禮○備邊司薦望以趙亨復為江華留  
守○傳曰前兵使李熙綱額外壯勇衛金泰郁任興  
模并別軍職差下○日次儒生以製代講居首勿學  
金學初進士徐相昂并直赴殿試○領議政權敦仁  
辭疏答曰輔相之重非朝庭暮改之任則予所以授  
卿所以膺予曾不筮朔矣國計之津梁民生之困

窮百隸之怠慢庶務之兼勝又非體國元輔可以言  
私之特况卧閣論道本不以筋力為職調養燮理俾  
有便宜之道則卿之一曰晚、是豈予倚毗眷寄之  
云乎望卿克體敷心之諭亟漸來章弘濟時艱○傳  
曰生負徐載元具學祖進士金甯鉉并賜舉○傳曰  
士負金基圭尹昌字并令該曹五衛將加設口傳單  
付榜中年最高者○增廣會試一所試官尹、英李裕元添  
書落点○傳曰會寧府定配罪人尹喜豐放送○院  
議左副承旨沈宜是啓曰即伏見諸道放未放成冊  
有島配罪人睡台錫園籍安置罪人金錫島配罪人

柳晏李魯奎成容默柳茶东罹采奎等以放字書下  
者臣等相顧愕眙寤不勝憂歎之至噫諸罪人罪名  
殊負祀均重臺啓久益嚴峻王章尚未夫伸輿情  
愈久而益荒公憤愈久而愈激其犯之同故存爰  
聖明之所照燭而值此滯澤房流之時遽沛放釋之  
命此豈出於大聖人好生之盛德而第念莫歲者邦  
憲也莫過者輿論也豈因奏慶之會輕濫釋宥之典  
乎臣等職忝惟允義難存承荐敢聯顯伏乞聖明亟  
寢或命使隄防嚴而刑政重焉答曰慶合積有商量  
勿煩即速頒布○兵曹叅判前望李應植添書落点

○院議

都承旨洪鍾應左承旨俞章煥左副承旨沈宜冕同副承旨鄭翊朝再啓答曰

此豈如是屢煩之事乎即速頒布○玉堂

應教俞致善核理徐

堂輔朴徽熙副核理尹增全元植聯劄伏乞亟恢轉

園特寢成命焉答曰已諭於院議之批勿煩○兩司

大東李奎翊司東朴龍九掌令黃晦暎李廷斗聯劄曰臣等即伏見焮報有

院議啓辨始知島配罪人睡台錫圍籬安置罪人金

鏘島配罪人柳晏李魯奎成容默柳泰東羅采奎等

等下放字臣等相顧愕貽徇以憂歎之聖德也凡於常澤

赦邦家之懿典欽恤好生聖人之盛德也凡於常澤

之命非不知處分之斟量而顧其罪在差殊而負犯

惟均臺啓嚴峻公憤久而愈激王章未伸輿情久而

愈荒斯豈非聖明之所俯燭者耶莫嚴者隄防也莫

過者公議也豈因廣慶之會遽議宥釋之典乎臣等

職忝耳目義難泯默茲敢相率聯劄伏乞聖上亟寢

成命俾邦憲嚴而刑政重焉答曰已諭於諸批矣○

大憲李敷榮獻納洪祐命掌令徐玘輔正言張龍達

疏皆同批○禮曹啓祈雨祭設行事○增廣慶科文

科取幼學閔泳璋等四十三人

六月有政新及茅趙秉緯文科甲科三人李宜翼洪遠燮

資前依法典陞資○禮判前望徐箕淳落点○傳曰



新禮判又為求避未知何故而惟曰雜科亦是國試  
則有差規避不即承膺宣有如此事體乎更即牌招  
如有違牌勿為呼望○政院啓曰闕門鎖鑰何等慎  
嚴而今日教化正門閉門時誤為下鑰以致改鑰之  
境萬一驚悚當該宣傳官守門將無他可施之罰事  
傳曰拿處○領議政權敦仁辭疏答曰卿必欲求去  
者不出於病患二字矣以予禮遇之心非不奉念而  
予之必不捨卿有甚於當劑之良方之宜於具病者  
予非有私於卿而然則卿豈不以鞠瘁為義乎前批  
已罄予意而今章又至誠不覺惘然失圖予既有確

定而不撓者卿雖屢懇而不一懇至於拖月而閱序  
斷無奉副之理願不為後換事面之歸乎言由表曲  
不任多誥卿其諒之卿其諒之○傳曰承旨有闕新  
及第金在清除授○親臨文武科放榜○傳曰宋文  
正家有此科毅誠可喜也新及第宋近洙副修撰除  
授○傳曰正言有闕之代新及第李漢永除授○傳  
曰新及第徐相鼎金炳淮尹定善南秉吉並賜樂○  
兩司  
行惠趙鶴年大東朴來萬執義尹哲求掌令李  
徹金大圭持平金龍基李文馨故徐堂輔  
合啓中島配罪人睦台錫事院啓中園籬島置罪人  
金鏘等事傳啓○副修撰宋近洙上疏辭職又曰臣

既不以見職自居何敢贅陳他說而愛君一念彞性  
同得雖欲泯默有不能自己嗚呼人主一心為萬化  
之原顧今悠々萬事莫<sup>大</sup>於講學亦莫急於講學講學  
所以明理明理所以正心此乃臣先祖文正公時烈  
所嘗敷陳於孝廟者也其言曰自古人君孰不欲正  
心而出治哉徒言正心而不本於學則終無下手處  
蓋心之為物澄澈虛靈天理具全囿於形體之中不  
能無人欲之私二者迭為消長而一身之是非得失  
國家之安危治亂無不由之是故欲正其心者必  
去物欲之蔽然後自無不正而其本體之廣大光明

者卓然呈露於日用之間然非學問之功何以致此  
學問者無他主敬而存之講學而明之從容涵養於  
虛閒靜一之中剖析毫微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至於  
無一事之差謬無一毫之偏倚舜禹之精一孔顏之  
克復皆所以明此而已矣蓋千聖相傳之心法帝王  
為治之大本臣祖之必以講學二字反覆錄陳於前  
席者豈欲為空言虛文而已哉見今民生之倒懸人  
心之泮浹奢侈之日興縉紳之解組何莫非可言之  
事可憂之端而我殿下今日講學明日講學遲志攷  
攷欲罷不能則其終竟極至之效自至於位天地育

萬物上所陳三四者之愛又不必隨事救治而將見  
歎者自正危者自安咸歸於熙皞泰平之域矣曷不  
感哉曷不休哉臣等淺識昧無他聞見略綴臣祖之  
緒言敢效野人之芹誠伏念深留聖意勿以人廢言  
此實宗社生靈之幸云云 答曰甬以甬家之人有此  
陳勉而所言又甚切實誠庸嘉乃甬其勿辭益勉旣  
沃之責○親行真殿茶禮計八○以武監院隸毆打  
事刑曹啓目判付內前後處分何如而院隸之毆打  
武監極為無嚴隨從諸漢並令秋曹分輕重可以刑  
配者刑配可以刑懲者刑懲為於以武監筆言之身

為團束之掖隸間同類被打之說則固當即往救護  
形止言于顛目使之傳報以待處分可也而反以率  
類毆打至入班家亦為無嚴上頂鄭景天等五名各  
別嚴棍十五度懲殛放送此後則毋敢如是之甚嚴  
飭○備邊司啓即見某伯狀啓則以為差倭領來漂  
民中濟州前五衛將洪錫祐啓不畏法濫棒彼物則  
計出營私誣涉貽羞其罪狀請令廟堂稟處矣濟州  
三邑人之無得逃移他境法典至重而謂以上京挈  
眷出海已是渠罪榮漂流異域敢生無厭之心討索  
物種羞是黷然彼以隣好惟聽其求其所貽羞莫此

為甚此不可以風波生邊有所參想洪錫祐令該府  
拿問嚴勘濫捧物之還送彼中既有已例今付萊府  
還給倭使使之入送馬島其家屬依法與自萊府次  
次違傳于各邑俾還本籍何如傳曰允○滿邊司啓  
曰昨日政彥湯縣監金憲祖移拜東萊水虞候令京  
外官之無得越品陞移自是法式而金憲祖未經五  
品處擬見職有違改格殊涉不審當該政官從左推  
考原望簡勿施以次遷轉者皆令仍具本職何如傳  
曰允○有政以金興根為兼慶尚監司○傳曰日熟  
如此輕囚放釋○葉房口傳啓曰臣等即伏聞承候

官金左根所傳之言則大王大妃殿以暑滯之候多  
日靡寧湯劑自內煎進下情伏不勝驚慮之至亟許  
臣等率醫官入診詳承症候議定湯劑惶恐敢啓恭  
曰東朝諸節今日靡寧不勝惶懼而今朝已為自內  
入診煎進湯劑矣不少懈等率醫官入診矣○備邊  
司啓曰惠堂有闕之代戶判徐燾淳差下使之察任  
何如傳曰允

七月綏陵奉審後入侍時領議政權敦仁所啓臣於  
昨日下午直而直到旺十里則潦水漲溢平陸成江藥  
船然後始可到齋室云而船隻則無一等待矣臣已

於再昨夕嚴飭于所營者而初不舉行未免終日於  
村舍至夕始得敵官過涉之回惟艱抵凌下日已昏  
暮矣雖臣私行其在朝體道臣不當若是行况莫重  
凌上有頃處奉審時急而未趨於當日以致聖衷之  
經夜憧、揆以事體道理萬、駭然畿伯李鼎臣罷  
職何如上曰依為之○領議政權敦仁辭疏答曰慎  
節奉慮此非禍可告之時而卿之言病如是切摯願  
念國事如中流失楫誠不知所圖然卿則必欲適解  
予則必欲勉當有若上下相持非所以禮遇之道所  
辭議政之任今姑許副卿具安心調將輔相之重不

以時原任有間卿不當以釋負言時之造朝告予嘉  
謨嘉猷蓋殫述弼之責深所望也○傳曰鼎席不可  
暫曠判府事鄭元容金道喜拜領左相○吏判前望  
趙鶴年兵判前望趙冀永落点○傳曰輔相重任也  
而上相尤為重焉矧今才難有信古昔予安得不審  
且慎也卿之就閒已六年于茲矣以卿國耳公耳之  
誠亦豈無江湖廊廟之憂乎經紀解紐民生困悴兩  
賜失其時海濩又未已宵旰一念未嘗不惟、於輔  
相之任卿於此時詎無其責乎所以知卿取卿者即  
惟曰經術文學之補綸鎮安也平日眷毗知應裕悉

今茲復拜意豈徒然况鼎席俱虛廟務多滯予何多  
詰卿何多讓卿頃即連造朝具尚弼予以副朝野之  
望事違史官傳諭于領議政○傳曰卿之謝中書就  
間地亦既有年予未嘗一日忘諸中以卿體國懷  
之誠亦豈無忠愛眷忘之心乎予所以取於卿者德  
量優於範俗醇篤可以經世凡夏國計之可以  
成者捨卿其誰今茲復拜意實有在况今廟務委屬  
所夕側席不常如渴望卿勿備辭兵部起膺命借我  
元輔弼予一人庸荅予取卿之至意事違史官傳諭  
于左議政○史官書啓領議政鄭元容以為臣於淹

病昏矇之中伏奉中書重授之命臣驚慙震慄歷日  
靡措今又史官臨宣聖諭委寄隆摯獎借曠絕此聖  
朝所以待碩輔之禮也臣非其人何敢承當且元輔  
之職責鉅任重尤所難慎而今忽以萬、非常之命  
遽加於萬、無似之身臣之駭恐憂懼若無所屆迫  
者豈為臣一己之私而然哉臣今老且病矣陋名尚  
緬朝籍而身心便同於休致賤喘差違於懸車而疾  
恙則無異於癘痼從前官誼已屬夢境一切世務不  
留精思區、餘生所期頽者惟在於遭遇慶會則恭  
仰起居之禮感戴洪私敬詠生成之澤而已殫東陳

勉已矣無望使臣而才具有一分可堪之道筋力有  
一分可強之道則以臣平素念結之願豈無向前固  
報之誠而其於才不逮而力不及何哉又於衰朽沉  
癯之無以蠢動何哉去就初非可議事負自知具罪  
心神飛越不敢勤辭伏地惶慙乞沛處令云左議政  
金道喜以為臣於病淹危綴之中伏奉恩命叨此萬  
不敢當之任驚頂震剝歷日靡措繼以史官濺臨聖  
諭詎宣十行如綸期勉備至有恙古昔感際倚毗於  
名碩者然臣是何人乃敢當此至於忠愛眷惠四字  
擊讀未半不覺殺淚之交墜中書重負四歲于茲當

初丐免節緣臣癯病之資而竟蒙恩誥宣出於愛欲  
注之至仁盛德也養閒西樞得至今保此殘縷因非  
我殿下攸賜一念感戴頂結為期而崦嵫垂暮日迫  
一日矧茲四晷其衰可知衰益甚而病益痼視夫昔  
日不知幾倍增劇能令落下今臣見狀即一未殮之  
尸已廢之物耳以若疴痼死亡無日夫豈有既出而  
復入之理既釋而更撫之理乎惟以天日之明有未  
悉煇而猶謂臣強有此誤恩也茲不敢不罄暴實狀  
仰祈終始生成之澤至若不補之實病思迷替未暇  
贅陳伏乞亟收成命改卜賢德毋至公私大誤云矣

敢啓卷曰知道○傳曰日昨敷諭之後倍切虛席之  
行見卿附奏不覺失固顧今國事茫無涯畔如立漏  
卮之上其可雍容暇豫視以淺水虛舟乎人心有洋  
沒之慮庶事多叢睦之歎此時此任捨卿宿德元老  
將於何舉而聽之而卿乃浼々如是乎茲遣史官夏  
布心曲卿須體予至意即日幡然以盡弘濟之責事  
遣史官傳諭于領議政○傳曰日昨史官之回見卿  
附奏不覺惕爾顧今國事板蕩艱虞溢目綴旒累卵  
不足以諭其道也以平日向國之誠豈可備例崇讓  
不之出膺乎慎節非不奉慮而輔相非奔走供劇之

任將提則自可勿藥鼎席不備已至夕日望卿勿後  
辭英節起肅命以副委毗之意事遣史官傳諭于左  
議政○史官書啓左議政金道喜以為臣於日昨附  
陳惟嚴不敢張皇若其衰癯病痼決無以強策之資  
冒乖擡舉區々所蘄祝惟在俯賜慰煇劃蒙恩諫即  
又史官臨宣聖諭上下百有餘言節重諄復如慈語  
愚迷期待勉諭比往左隆恩禮之曠絕萬々非如臣  
鹵下所敢承當而細繹辭旨若謂臣可強而不之強  
者臣誠惶慙迫塞不知所以自措又不知所以假貸  
也初何嘗萬一近似於是職而承近冒當首尾兩載



究竟有百資而無一裨今於已試淺效之地重叨匪  
據真所謂一誤再誤惟使臣強然無病只連簡用之  
說而已實取於臣者况臣廢疾固已屢煩鑾聽而殿  
陛登降莫掩踰綱之態積有歲年矣昔疾不愈今衰  
又甚崦嵫之景轉迫卽郵之步如故其種之形瘵惟  
不敢煩陳瞻俟日夕符到寔是目下見狀而非一分  
過語也以若不肖之姿復入苦無其說以若近死之  
喘自力奈無其望以才以病有分有命臣實自知莫  
可強焉積犯通慢若昧蠢動豈臣可已而不已哉惟  
惟有屏營泆伏恭俟威罰而病思荒錯無以暴恚謹

當於日間收在精爽冒入文字仰請處分云矣答曰  
知道領議政鄭元容以為臣於日昨史官之回猥陳  
衷懇竊冀萬物曲遂之仁冀副一言感回之誠微忱  
未格隆旨復降時憂至譬於漏卮宸注申諭以虛席  
溫倫諄復矧勉備摯有若訐謔籌策之待臣而指劄  
補倫者然此古昔名碩之所逡巡者也非臣庸陋所  
可承聞遭遇之盛常情所願委毗之重有臣尚感祗  
恨臣之有其命而無其才以臣受恩固報之心進無  
以奉承德意而只增激慢辜負之罪拊躬自悼何所  
因極職名之一日縻身在王政為聚論命之一番加

息在臣今為過臣之九頓百拜北望禮祝者惟在於  
特案由中之懇誕垂體下之私而已臣之力抗嚴威  
迷不知度者非較計於一身之利害也所大惧所深  
慮者惟是國事之債誤也苟非然者臣豈徒思三揖  
崇謙之禮而全昧一節整召之義乎予思萬量計之  
熟矣無附對體重煩瀆是惧謹當收拾病思措綴文  
字所請威罰之過加之矣答曰知道○領議政鄭元  
容辭疏答曰予則以敷心之言告卿則反以過與  
之語答予有必欲致之意卿無不可出之端抑以  
誠禮之未盡而然歟周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

危藉使今日國事已治已安其在輔相之任者猶當  
如叔焚極溺之為况世道人心無一可恃乎卿所言  
人君之職在於舉相舉卿於元輔之重者予亦職  
耳卿之純厚足以鎮澆漓恬雅足以折錙競儉約足  
以矯奢麗而則有嘉謨嘉猷入告焉予將若有賴於  
卿安得一而邁之不思自居乎傾注之極殆仔也  
切卿其諒之卿其諒之○左議政金道喜辭疏答曰  
再宣披鑿之論顯企情故之困際見來章何不見諒  
之甚也卿既以病患為辭可以病喻之乎卿之言病  
在一身予之言病在一國公私輕重不其較然

明甚乎尚賴承弼之臣左右王家移醫身之方做醫  
國之切卿所謂攻補溫涼轉危回安不于卿誰任  
其責卿以盡萃之義宜思對投之劑雖欲自占便適  
庸可得乎榮衛自當適復廟務不宜久曠望卿毋為  
強引之辭備例之讓即起膺命以幸民國○傳曰昨  
批猶有所未鞏者矣國有喬木世臣也國安而安國  
危而危者非世臣之責歟國休共休國戚共戚者非  
世臣之責歟乃由舊典昭乃辟有乂者又非世臣之  
責歟於斯三者卿必審其去就予不多誥卿須即膺  
惟暨左揆寅恭弼亮永肩一心補予不逮事遣史官

更為傳諭于領議政○傳曰俄於首揆之諭勉以世  
臣之責又於卿誦之卿家忠蓋衛國孝謹傳世補相  
之道不外乎此以卿家之人其可不為予一勞乎綱  
紀之凌替者待卿而振之民生之困悴者待卿而理  
之望卿念國事之多艱諒予言之非虛亟回英志即  
為起膺事令史官更為傳諭于左議政○史官書啓  
領議政鄭元容以為臣每奉一番敦諭輒增一番惟  
慄昨陳疏籲抵承溫批首尾一百八十有三言隆寄  
厚毗恩遇曠前臣懍慄感不知所對今又別諭繼  
宣獎勉愈擊諄以世臣之責懇乎休戚之義臣

進擊莊誦涕汗交並至若批旨中舉卿予職之教裏  
情震剥益無所容措臣是何人職是何官以臣而視  
職則左右無當以職而視臣則千萬不近豈意我聖  
上惟簡之政則哲之德緣臣貽累至此之甚耶即此  
而臣之罪萬被譴罰將何少贖盛眷猥荷於褒袞雖  
極知感私義切揆於招旌何敢趁命今臣抗顏而承  
膺則非臣之羞也乃朝廷之羞也積誠而感回則豈  
臣之幸節一國之幸官各有守職各有務量才分授  
之際雖或有履履不適權衡差殊未必為大狼狽大  
利害而至於政本之地萬民所瞻首輔之席百責攸

萃國勢之安危係焉世道之污隆關焉其望甚重其  
任甚鉅上不可以一日輕授下不可以一日苟充此  
臣所以寧犯鈇鉞之誅而若昧駕屨之分者也聖上  
則察不可以假之義愚臣則守不能者止之訓臣之  
至願大祝惟在於此謹當荐綴菲辭申瀆荃聽竊冀  
聽卑之天庥回容光之照而玉人相守尤增悚溢亟  
賜召還千萬顙祝云荅曰知道左議政金道喜以為  
臣荐綴附奏紬陳籲章庶冀天心回悟不俟終日及  
承批旨勉誨愈隆仍又偕耒有命惘然失固猶以惶  
溢精誠既阻於上格恩禮深煩於下褻至有醫身醫

國公私輕重之論臣豈敢自占便適不思一分報效之道乎奈無其術因知攸對今又別論誕宣十行諄復息言友至於先故聖褒有諭於善袁翊之以孝謹忠蓋獲擎九頓不覺酸淚之交歲臣雖萬隕何以何酬此萬一也至於責勉期待之轉益隆重非臣不肖所敢承當悻悻懷刑五內失守尤不省所以自措竇控徒歸飾讓哀鳴反媒安寵蹈高踏厚如窮無歸此誠臣命卒之秋也臣雖至愚亦具彞性何苦而辜同極之恩犯必死之罪一事違傲迷不知度裁顧有甚不已者存無可奈何者在耳守株之諒雖九死而靡悔抹薪之憂非一朝之可瘳目下去就無容議為而以美拙訥之辭欲陳於違遠之際則非但屬越足悞難望控予之恩謹當更入文字仰請處分而王人之未守陋地在切悚兩伏願亟命召還以安賤分云矣

卷曰知道○有政以尹致秀為吏察○領議政鄭元容辭疏卷曰以批以諭釐予至意今其與贖又何為而至也良由予誠淺未足以動卿聽也深用愧歎卿疏所論魏丙姚采之才不借異代德量事功卿豈多讓况予朝受恩卿既言之予亦有奉復者矣卿息先朝受恩之深小子倚毗之功豈可拘於克讓之差

不思所以進報之圖國不可一日無相茲遣承宣庸  
布心腹勿復更辭即日造朝仍傳曰此批卷遣左副  
承旨傳諭○左議政金道喜辭疏答曰前後批諭釐  
無餘蘊卿猶聽予說抑或誠有所不足禮有所未  
盡歟卿雖以膺力既愆為辭予則以尚有老成為辜  
扶顛濟危非卿不可故時鎮俗非卿不可民國之事  
不可緩也與人之望不可孤也卿何從事於邊幅之  
末不思所以卽膺乎薪望之功茲遣近侍更綴心腹  
之諭庸申股肱之托卿其犖然趣駕以副如陽之恩  
遣右副承旨傳諭○傳曰日昨批旨後側聽也久並

與回奏而聞然卿真欲固守前執而然歟元輔為官  
重為責大其簡之也難而慎其受之也亦不得不鄭  
重然予既舉卿而昇之卿豈可狎立已見乎以今日  
國勢民命至艱至危所賴而仰成者惟二三耆舊之  
臣而迄不見諒為此相持此果休戚與共之義乎卿  
試思之卿是先朝眷遇之臣小子倚毗之相人亦有  
言必曰世好歷數朝廷豈有予與卿之世好乎即卿  
之所竭卿之所知端委廊廟夾贊弘猷措國勢於泰  
盤返世教於醇真則非但予膺受之多卿實與榮言  
也於此卿必駕不佞矣即起膺命聽予而論事令承

旨更為傳諭于領議政○傳曰予於卿不能致則不可止則予之諭誥者三卿之疏辭者再予之所告者公也卿之所辭私也耆舊如卿德量如卿乃反以一身之私掩一國之公寧不愾然以慎節言之殿陛之起居澁滯不惟不予所親記即亦郎僕之所識視何常有少辭之端固辭不止乎近以卿等之去就不庸不費神慮每有一番酬應輒一番向荒卿何困予至此也以卿忠厚長德出而一試將見漸亮者後治消弭於未然也豈非民國之幸歟予言不再卿其欽承即日造朝以濟時艱事今承旨更為傳諭于左議

政○左副承旨趙秉緯書啓領議政鄭元容以為昨日祇承溫批今日荐奉恩諭近侍臨宣儲未有命禮數之繁相湏之殷昔聞斯語宣意身當惶汗浹背不知所云至於先朝眷遇之諭與卿世好之教衷情自激情淚交並此昔人所以承先帝殊知之語而左右亦為之而感動奉世舊異他之語而千古傳以為感際者也臣是何人得此曠世異數於聖明之前乎凡人一言相感尚以死報况臣子於君父乎殿下之恩於臣德於臣者邱山不足以諭其高河海不足以比其深身不敢自有更何敢計較乎臣之當初難進非

為自重而然也亦非規便而然也竈以任之大責之  
鉅而非臣所可堪補也苟有所存何敢不盡心苟有  
所知何敢不竭誠恐臣之無知淺存不能仰副委毗  
之萬一也恩旨益勤微分愈怵自守之義量入之計  
且置一邊名忝之愧焉用之謊有不暇顧謹當於日  
間趁造文陛之下而懇冀幸而承宣之經夜相守尤  
惴惶溢克賜旨還千萬至祝云矣荅曰知道○右副  
承旨趙熙哲書啓左議政金道喜以為臣以疏以奏  
申控苦懇願俟命準而菲誠未蒙鑒聽愈邈近侍之  
臣臨宣聖批獎借期待資極隆摯臣誠惶感迫塞達

宵徊徨即又荐奉別諭恩禮則一日踰於一日勉誨  
則一節甚於一節以臣微末去就仰煩酬應至貽聖  
慮臣罪至此尤合萬殞今則區區微諫有不可恤敢  
不違承恩命粗效叨謝之忱而當此溽暑脚痺添劇  
見無以自力差蒙一二日恩暇謹當俟間趁朝仍以  
未畢之懇為前席而陳之計而承宣之臣淹守陋所  
實非賤臣之所敢當借來之命先賜旨還千萬至祝  
云矣荅曰知道○傳曰今見附奏領左相將不日造  
朝為國事萬幸借來承旨並還入以安大臣之言○  
掌令宋廷和疏畧今春北道監試院場之舉不可但



以世度言傳說喧藉遠近駭感道臣宜有警聞以法  
嚴處而急於固位私自掩匿彼遐陬頑俗何以知朝  
廷之尊乎方其設場之日何許恃流無端作絮持杖  
發喊直入試所其事機之忙迫氣勢之危怖誠無所  
以措手足然以方伯之重居主試之地始不能先事  
操飭又不能臨時禁戢乃反徒跣而出脫身而走具  
顛倒昌披不可使聞於隣國辱君命當世無大於此  
而晏差無故復行刺史之事一踏士民將何而微畏  
而壓服乎道臣從不足恤奈朝經何國體何臣謂咸  
鏡監司李嘉愚施以刊削之典甄類首唱諸漢更令

嚴嚴亟施極律銜不可已云云答曰北伯事聞極驚  
駭刊削之請依施作掣諸漢不可尋常處之今廟堂  
稟處○次對領議政鄭元容奏曰御營大將尹義儉  
今日次對又為不參武將之屢為闕參揆以事體寧  
容差是而衆所共知之老病有異不可無警責該將  
臣施以謹羅之典何如上曰依為之○備邊薦望以  
朴永元為兼咸鏡監司○傳曰飭已施矣御營大將  
尹義儉仍任○大諫徐相教疏畧臣於弓免之章不  
宜贊他而臣嘗聞之見無禮於君如鷹鷂之逐鳥雀  
乃臣分也臣請一言而效之竊惟我殿下以金輿根

為何如人也。以若處地，以若恩遇，未光帝依於日月，  
隆渥殆溘於河海。感激圖報，宜信於餘人，而在其賦  
性慘刻，行已凶巧。權安外示不屑，而內實貪戀世務。  
佯美無干，而陰自綢繆。欲擢鴻異，已則工於遮眼。欲  
吹噓所好，則習於假手。出入殿陛，小無敬畏之心。伺  
察宮闈，顯有締結之誼。温室之樹，無所不言。履舄之  
草，必指此人。宜殿下斥逐，之不暇，而乃反寵之以崇  
秩，委之以重藩。豈不有欠於明，好惡嚴淑，憲之政乎。  
臣謂慶尚監司金興根，亟施投畀之典，以為一人臣  
辜息負國者之戒。宜矣。答曰：此重臣寧有是也。此果

公議乎。○揔管前望李宜植，添書落点。○傳曰：臺諫  
之昨朝違牌，暫違旋拜者，肆然以在外懸頌。此何道  
理。此何事體。其外亦多在外人。如此則臺閣具將  
空虛乎。不可但以駭然言元在外。懸頌並捧現告

削職

執義沈敦永司諫申佐楨持手  
洪在重來廷和敵納俞錫煥

○傳曰：以其家

世篤之勲，勞通耒耨。遇之隆重，苟無所失。人言奚為  
至哉。以此人得此言，尤不得不責備慶尚監司金興  
根。施以刊削之典。○傳曰：朝家之設臺閣，豈為課  
日違台而止乎。日前臺疏，予既付之公議，則三司宜  
有可否而一向。寒：此果顧瞻乎。侮弄乎。君德良分

掃地無餘大憲徐真淳大諫權大肯並始施謹罷之  
典○有政以金學性為內閣提學金大根為慶尚道  
司○傳曰敦寧都政許迪金漢淳除授○傳曰泮宮  
繕修資幾年未遑之事今已訖役不可無示意居齋  
儒生應製明日明倫堂為之○執義朴敬默掌令趙  
雲卿聯疏曰云々猥膺臺閣之寄自速連傲之罪諫  
疏巖峻宜有公議而一向含默無所可忤他世度日  
違旨而止朝經臣分掃地盡矣自顧其罪難違重律  
伏見昨日都憲諫長處分下者左萬々惶惶直欲鑽  
地而入溘然無知揆以臺體各有言事之責不可專

諫於其官厥辜惟均豈可幸免茲敢冒死聯陳仰瀆  
崇巖伏乞聖明亟命司敗賜以當律以肅朝綱為臣  
等方俟謹罰何敢以臺職自居妄有論說而噫彼金  
興根之處地何如者遇何如國報之誠臣信他人而  
貪恣權妄網繆世務遮眼之計必善於擠人假手之  
術輒行於引類昧溫室不言之戒遭人巨難洗之彈  
諫疏所論罄無餘蘊聖教若曰苟無所失人言奚為  
至哉天監孔昭已盡照燁而罰止刊削輿情逾鬱伏  
願聖明洞然三思特降處分亟施投畀之典以重臺  
言以靖世道千萬幸甚答曰都憲諫長之謹劄特出

於存事體爾等亦難免同勘然爾等安知無此議而終為長官之所沮遏乎但所言便不新奇本事又不必張大矣○傳曰掌令李濟達上疏還給○傳曰予非必欲使此輩論目下事也臺體網不容乃爾既有昨日慶兮則宜其警畏而今又肆然違牌或止自列此果效死乎立節乎壞蔑臣分眼無君父至此寧欲無言掌令李濟達茂長持平林翰洙沃正言金昌秀興陽並湖公授界○玉堂應教李裕膺校理洪翼寬李升洙副校朴永輔修居而噫彼金興根以若處地被此眷遇息渥雖深於

河海苗報曾蔑於絲毫貪憲權要而外示不屑網糾世務而陽若無干擠逼異己吹噓所好假手遮眼無所不為而諫疏所論罄悉無餘伏想殿下庶盡明燭而罪止刊削公憤煎鬱伏願聖明淵然深思特降處分亟允臺臣之請焉答曰爾等不見憲臺疏之批乎甚為爾等惜之○兩司執義朴蒙默掌令李承輔趙慶卿正言金昌秀聯劄曰伏以我東方舍生之類孰不被洪恩厚澤孰不欲竭力盡忠以事王室而至若刊削罪人金興根則世篤之勲勞何如也眷遇之隆重何如也以若恩造以若處地為國苗報之誠宜倍他人裨補則無可顯稱對

揚則無所責著而自有其失不無所犯故世論喧傳  
臺疏峻發辜負之跡於是乎軍靈無餘而我殿下陳  
仁威德不忍加誅曲貸之恩縱至於刊削而止其於  
人言之所至公議之莫遏何哉臣等以為刊削罪人  
金輿根亟施投畀之典斷不可已也卷曰此果懲討  
乎散弄乎甚模糊矣○兩司輔義朴敬默寧李承  
趙雲卿正言金應夏  
聯劄曰伏以臣等昨疏畧暴愚見故俄陳短劄只舉  
其概直請處分而辭不達意誠未字格及伏奉批旨  
惶隕震慄非人臣所敢聞之教高天厚地恭俟嚴誅  
而見職未卸之前彞性未泯更申前說伏願垂諒焉

噫彼金輿根之負犯即國人之所共憤也辱被河海  
之恩渥曾無絲毫之報效權要則外示不屑而莫掩  
其貪惡之習世務則陽若無干而未免其網罟之心  
擠陷異己每售遮眼之計以嗾所好輒行假手之術  
以至於殿陛之每嚴溫室之敢言許多所犯諫疏臚  
列畢靈無餘此則聖鑑之所照輝公議亦不可掩俞  
音尚斬臺論未伸臣等固知其世篤勲勞眷過隆重  
之故姑從寬典矧於全保而公憤因是而愈菀樂論  
因是而愈沸惟我殿下深仁威德曲加容貸其於國  
綱何哉以臣等情踪之危感河敢屢陳而以疏以劄

不敢回避者誠以臺體然也臣分然也茲敢相率申  
願伏願聖明廟揮乾斷亟下嚴命刊削罪人金興根夫  
施窳配之典以壹民志以靖世道仍治臣等既竭之  
罪以振朝綱以安私分千萬幸甚臣等方治疏更懇  
而俄劄聯名之掌憲仍節出去不為奏論惟不知事  
故之如何而不可置而勿論乞賜嚴勅以嚴公法焉  
荅曰甬等今始知之乎此人以處地之掌顯眷毗之  
隆重至於此境竇朝著之不辜日昨處分亦出於期  
待之厚責備之功則刊削非輕律終始全保又予苦  
心也惟甬等文章迭發決無撓奪之理但念重臺闕

所以尊朝廷伸公議所以待世臣依所請金興根施  
以先陽縣投畀之典如是曲循洞諭之後又或不知  
予意補以言事有紛駁置訛之習象魏在彼甬等慎  
之掌憲事於渠何足責乎○掌令趙雲卿上疏自列  
傳曰前既聯劄後乃狎避其計欲左乎欲右乎昨日  
處分之下又其自列而止茂國徭而壞臣分尤有甚  
於李濟達輩此差施法亦可惜掌令趙雲卿上疏  
還給本職始為違差捧仙承旨趙變亦為違差○  
玉堂上座同聯劄荅曰甬等試思之初劄之太尊卑再  
劄之極稽緩其可曰論思乎予之不加譴責非甬等

之無所失特不欲張大也况本事已洞諭於臺劄之

批今不必更煩○秋謁宗廟

二十日

八月傳曰行戶判徐熹淳進饌儀執臺上差下前牧  
使鄭憲容尾署別提徐承淳並郎廳差下○正言金  
應夏疏畧臣方自訟之不暇何敢以此論人而前掌  
令趙雲卿事終有所不可泯默者矣事在目下義急  
聯討而名以臺章止於自列其跡莫掩於迷藏其計欲售於嘗誠  
彼李洛達狎非殿下北面之臣乎此所以趙雲卿輩之沒以頰頰跳頭  
放縱尤有甚焉人見各殊言責惟均如其不合不必苟同然始既聯  
奏則其見不可謂各殊其言不可謂不同而終乃歧貳投疏自列好惡

忽變於前後陰陽立判於頃刻顛倒反覆殆乳孩之  
所不忍為而雲卿忍為日昨嚴教勅墨未乾渠豈狎  
不聞不知率爾妄作而然哉此必心懷異圖眼無國  
家故作疑亂之態甘犯怙從之罪宜殿下譴罰斥逐  
信於諸臺而反以山藪巨容河海之誣畜曲貸而不  
治之臣亦欽仰攬頌為雲卿甚幸然臣所滿心憂懼  
歷累日而繞壁徊徨者君經臣分一朝為雲卿濟達  
輩之所撕壞無餘惟謂之無將不敬未為過語臣愚  
以為趙雲卿亟施良配之典李濟達加施同律以靖  
世道以壹民志斷不可已也答曰爾言誠得臺體趙

雲卿事島配過矣施以遠寧之典李濟達何必加律  
乎爾其勿辭益勉諫諍之責○禁府趙雲卿平安道  
定州牧遠寧事傳曰允○傳曰檢閱閔致庠陞六○  
檢閱金德根趙然興疏陳雜規答曰爾等亦陞六○  
傳曰前檢閱金德根趙然興閔致庠並別兼春秋差  
下○次對領議政鄭元容奏曰刑判李敦榮大護姜  
時永戶參李啓朝行護洪鍾應寶歷聞望實合參聞  
廟謨並備堂差下有司堂上有閔之代右參成遂默  
吏參尹○秀並差下吏判趙鶴年貢市堂上大護李  
景在京畿句管工參金鼎集湖西句管尹○秀湖南

句管差下何如上曰依為之○備邊司薦望以李裕  
元為義州府尹○禁府啓目前五衛將洪錫祐原情  
云：判付內漂流絕海明有故犯之跡詭言異國恣  
行藉賣之計譏求懲索貽弊貽羞者究厥罪狀萬  
狡惡各別嚴刑一次遠惡地茂山限己身為奴為良  
如教○有政以金東猷為軍資正南秉哲為吏議○  
傳曰翰園為之○翰林會園金德根趙然三點金炳  
德金元植鄭健朝尹定善成載煖南秉吉尹滋惠徐  
翼輔○親行真殿茶禮初九○傳曰待教金炳德許  
帝○傳函園為之○直函會園七點趙然興閔致庠



金德根待教會園七點金輔鉉尹滋惠李裕奭李徹  
宰○有政以趙然興為直湖金輔鉉為待教○傳曰  
檢校待教趙鳳夏檢校減下○政院啓曰訓練都監  
哨官朴宗瑱來呈草記而院吏飭具行步之偃蹇則  
敢肆憤怒無難吃喝啓板咫尺之地少無敬畏之心  
肆其放恣之習大凶犯經萬、駭然如此無嚴之類  
決不可尋常處之而本院請推之外無他可施之罰  
事傳曰如渠之類焉敢若是放恣乎揆以紀綱極為  
痛駭施以定配之典○有政以鄭憲容為掌樂正○  
兵判趙冀永辭疏答曰中權復授意豈徒然卿其勿

辭行公○翰林召試尹定善徐翼輔尹滋惠南秉吉  
○備邊司科場申飭草記傳曰科弊申飭前後何如  
而去益雜亂寧欲無言為士子者苟知朝令之嚴畏  
則豈敢多率無賴攔入爭奪一切違法犯科之事無  
所忌憚乎入此場應此舉者俱是世祿之後裔也為  
父兄者亦當惕念警誨俾悛舊習今番則自廟堂各  
別提飭至於試事之公不公有司則存抑蹀競禁洩  
雜是誰之責乎事過後自有入闈場內場外另加操  
束之意一體嚴飭○傳曰果川縣監有嗣之代景慕  
宮令洪一純撥入

九月備邊司啓聞昨夜二所場內數三儒生見試券  
落在軒下者謂以衛軍之偷出惹起鬧話持杖恐喝  
遂至於諸接撥出之境而帷即還入設場然其為壞  
科體而愧少士當復何如挺身作擊決知非視科士  
子之所為苟有畏戢朝令謹飭身名之心則豈或有  
如此駭時之習乎此不可以昏夜之莫卜摘拔之無  
貽直之勿論分付四館所及禁覘所使之查察現蕪  
具首唱及隨從者依法律重繩起鬧之初不能察飭  
之當該禁覘官令該府拿向處之試官亦難免失察  
之責二所諸試官申錫愚趙然並姑先從重推考何

與同致序

如傳曰允親祭綏凌初九○傳曰還宮時當詣東  
闕王廟展拜矣○行戶判徐熹淳辭疏答曰度支之  
任今姑許施綏惠兩局不可輕違卿其勿辭○傳曰  
戶判有闕之代前工判金學性徐授○傳曰仙寢祗  
謁愴慕彌新而局內植木幾至茂密曷勝喜幸前後  
監董道臣將臣勞勩之最多人不可無別般示意之  
示京畿監司李鼎臣刑曹判書徐授訓鍊大將李應  
植工曹判書徐授以綏凌植木時前後監董道臣  
及各營將臣地方官以下賜賞有差○知申前望李  
啓朝落點傳曰親祭時禮房承旨韓正加資執禮

李寅大祝金萬並加資亞獻官以下賜賞有差○傳  
曰三朝寶鑑續成將行親上之禮寔是莫大之慶告  
布等節當依壬寅已例而今春已再采賀禮凡係儀  
文宜從省畧今番陳賀時各道方物：饌並令停免  
以進箋文事令該曹節為行會○台對檢校直湖尹  
英所啓臣以玉堂事有所仰違者矣近來違牌諸玉  
堂惟未知實故之為何而空番已至多日牌啓便成  
課朝台對有命上下番俱無一人以致正字之狎參  
體造不免苟艱道理誠極未安當該違牌之玉堂不  
可無警責並捧現告從重推考何如上曰當該玉堂

并施譴罷之典可也○傳曰領軍入直何等慎重前  
後申飭又復何如而昨日摘奸時東管入直騎士之  
闕點至於九人之多揆以師律萬一駭然惟以今日  
該廳之章記言之將領不善採束初不舉諭只以不  
佩繫韉為辭把搖之不佩繫韉亦不請勘者大是失  
察不可但以常時不飭言該大將尹義施以譴罷之  
典騎士將令該廳嚴棍汰去把搖亦嚴棍懲礪○次  
對領議政鄭元容所啓臣於日前玉堂事誠不勝慨  
惜今日羣情之所顯望者惟是溝瀆台接之事而新  
涼初動法筵才稟身處徑檻之列者何可不待近英

之宣召徒事承明之殿直乎昔在正廟時召對有命  
而講官之稍遲詣猶被罪責况今班直盡為俱空倍  
講無人分義道理豈敢差是其在警勵之義不可謹  
罷而止罷職之諸玉堂加施刊削之典何如上曰依  
為之又所啓安民保民之責專在於牧民之官言民  
事則必曰擇守令此惟若不新奇之常談而實理亦  
不外是矣許多郡縣既不能盡得循良中人以下鮮  
不為爵賞所勵故必也立賞罰以勸懲之西京崇尚  
吏術公卿祛則以郡邑理治以須善補我朝亦有善  
賑加資之典矣近年屢有守令別薦朝令其初則瞻

聆算動而及其銓曹之收用也不過殘弊是填差而  
已無一萃赫褒獎之舉將何以勸之哉昨年又有前  
後薦合抄以入之特教宸念勤摯眾望尤異臣意則  
多薦中前收使鄭晚教羅州牧使尹心膺長興府使  
金箕哲副司果崔穰并特為陞資內而佐貳之職外  
而藩宣之任無礙調用以為次、升進之地其洋前  
卿人鄭文升趙台淳李時敏韓珽并內外職中隨寮  
甄用以示朝家重民收明黜陟之政為好矣上曰依  
為之又所啓近來判金吾無故行公人只有今判義  
禁一人亦是耆社老人也狝賢可問位著苟艱兵判

趙冀永禮判李差愚資歷地望俱合陞秩並從一品  
擢用似好矣上曰依為之○承旨前望金漢淳添書  
落点○傳曰武德門所重比他自别而守門軍以况  
弱沁定者萬、駭然當該分軍部將令兵曹决棍汰  
去○兵曹卅記廟社殿官發遣營校使之摘奸則累  
暮官把門騎兵軍士一名閏點云把門法意何等嚴  
重如是閏點事未前有萬、駭然入直訓鍊院官負  
元世煩令該府拿問處之事傳曰允○親行真殿奉  
禮二叶○講製文臣抄啓金翊鎮趙龜植金世鎬李  
裕膺權應夔李承輔趙然興洪鍾雲閔致庠金完植

金元植金炳德金德根閔泳緯趙憲燮南秉吉金炳  
淮李秉文金輔鉉李徽宰徐翼輔尹定善南鍾順成  
載媛尹滋息曹錫輿任應準鄭健朝宋近洙趙秉學  
姜蘊馨黃鍾頭李能燮李崙夏李裕陔鄭東奎  
十月親臨仁政殿進書○親齋搗文院○入侍時兵  
判趙冀永所啓將家後進之勸武收用多有已例北  
兵使其信喜子爽祖前兵使申觀浩子正燕故兵使  
趙政孫存天入地俱合獎拔並別薦施行先付軍門  
哨官例也此三人時帶額外壯勇衛今番則權付哨  
官負之何如上曰依為之宣傳官內稟奇將加設口

傳單付可也○傳曰前後申飭何如而時刻舉行又  
此不審當該禁漏官事過後令改日從重科治○入  
侍時卿寧侍泛羅散人並叙用令該曹口傳付軍職  
使之參班事駕前定奪○宗廟展謁○觀象監今月  
初五日巳時雷動啓○時原任大臣領府事趙廣永  
判府事權致仁左議政聯劄乞降損行之命答曰既  
金道喜判府事朴晦壽行展謁情礼少伸而所陳又如此當令損行矣卿等  
諫之○傳曰當此收藏之前有何患燁之異乎天之  
降灾必有以也靜言思之答在寡躬自今日避正殿  
撤樂減膳三日凡我大僚三司及在野之臣咸言得

失母有所諱○兵曹草記今日還宮時雲鈕差備守  
門將崗致鴻不自奉持督給於該廳房直萬、驚駭  
為先汰去其罪狀令該府拿問嚴勅事傳曰凡○院  
議堂劄臺劄例批○領議政鄭元容左議政金道喜  
聯劄答曰仁天譴告必有所以靜言思之匪怒伊教  
際見陳勉具為切實可作頂針而文皆之成由于否  
德於卿等何有卿等其安心勿辭○親上宝鑑于太  
廟後陳賀頌教藝提金英○傳曰李承圭放○以三  
朝宝鑑親上太廟時奉書大臣以下及進書時總裁  
大臣以下別單傳曰宝鑑親上時總裁官領府事趙

寅永奉書大臣領議政鄭元容各鞍具馬一匹面給  
堂上洪敬謨金蘭淳徐熹淳李若愚金鼎集尹○秀  
各半熟馬一匹賜給都廳趙然昌沈承澤李墩李承  
輔監董卽廳任百淵等各兒馬一匹賜給堂上執禮  
洪淳穆堂下執禮朴永輔各熟馬一匹賜給捧寶鑑  
官權永秀趙猷永李裕膺各半熟馬一匹賜給舉案  
者各兒馬一匹賜給讀序文官洪淳穆讀箋文官趙  
然興各半熟馬一匹賜給奉書官安寶官典寶官展  
箋官各加一資、窮者代加進書時捧寶鑑官金炳  
雲洪祐命各兒馬一匹賜給舉案者褥席執事舉讀

冊官各加一資、窮者代加左通禮黃燦右通禮李  
珽各熟馬一匹賜給贊儀守令除授東西唱引儀引  
接引儀各兒馬一匹賜給代致詞官六品職調用待  
致詞官鄭漢源金學初黃鍾顯各加一資、窮者代  
加○寶鑑纂輯控裁大臣以下別單傳曰領府事趙  
寅永校正大臣判府事鄭元容各鞍具馬一匹面給  
堂上洪敬謨金蘭淳各內下豹皮一令賜給朴永元  
金蘭淳李若愚金東健趙斗淳徐箕淳都廳趙然昌  
校正島廳朴承輝沈承澤並加資李寅爽鄭翊朝沈  
宜冕金世均朴承輝朴耒萬沈承澤俞致崇李教英

金翊鎮李裕膺柳進翰金元植朴敷默金炳雲沈膺  
恭俞鎮五李墩趙熙哲李承輔洪祐命並陞叙已陞  
叙者右職調用已右職者熟馬一匹賜給金炳喬陞  
叙判府事權敦仁金道喜右議政朴晦壽徐熹淳李  
嘉愚尹定鉉南秉哲各半熟馬一匹賜給領府事趙  
寅永領議政鄭元容金學性金大根趙秉駿金左根  
李景在金鼎集吳取善徐有薰鄭寂朝金始洞尹  
金英淳金英根南秉哲李埈李裕元洪淳穆各半  
熟馬一匹賜給領府事趙寅永鞍具馬一匹而給徐  
熹淳廐馬一匹而給金鼎集尹趙然昌並加資

任百洞守令徐授○傳曰禮房承旨李啓加資○傳  
曰豐恩府院君祥日不遠遣承旨致祭○玉堂前望  
副修撰金輔鉉添書落点○傳曰原任待教金輔鉉  
檢校差下○待教前望尹滋息落点○觀象監今十  
五日雷動啓○傳曰昨日昨夜又有雷異矣上天之  
示警於小子何其至也十日之間丁寧諄復不啻若  
耳提面命不穀茫昧雖未知謹告之在何事而天豈  
遠人突不虛生反顧循省惟有愛懼責躬舊例不可  
以愈久而廢之自今日減膳三日以伸警畏萬一之  
忱予則雖以貶躬之意特減常饌至於大臣引義之



劄本之過當則後。為之反悞。屑越大。極致。災皆由  
予否德。何有於大臣。今書則。須各安。心事。遣史官傳  
諭。○領議政鄭元容。左議政金道喜。聯劄。答曰。青臺  
奏異。荐至。旬日之頃。蓋切警。惕。今茲所陳。俱為切至  
當銘念。而卿亦益勉。變理之方。以輔不穀。轉灾致祥  
之道。至於引義之舉。有論於俄者。傳教。卿等其安心  
勿辭。○兩司聯劄。答曰。疾威警告。若是荐至。深切悚  
然。隆見所陳。俱為切實。當銘念。而爾等益勉。職。思。俾  
補不穀。終省之道。○玉堂聯劄。答曰。當此收藏之時  
荐發。夷殷之異。曷勝。驚。悚。所陳。終省之方。益當銘念。

矣。○有政以洪鍾應為史。○傳曰。承旨不為仕進

至於四人

兼都孝啓朝行左金景善  
行右徐戴傳左副李明迪

之多寧有如許

事體道理乎。一並從重推考。即為牌拍。○傳曰。寶鑑  
洗尊日。遣承旨宣醞。○冬至兼謝恩。正使姜時永副  
使宋持養。書狀官尹哲求。出去。○政院啓曰。吏曹正  
郎柳宜貞。陳疏到院矣。取見其本。疏則多違格例。所  
當退却。而係是言事。又值求言之時。雖不得不捧入。  
不可無警。從重推考。何如。傳曰。允。○秋到記講。居首  
金永秀。製述。居首。進士沈宜。聞。並直赴殿試。○宣醞  
諸臣進箋。入時。時命大臣進前。上曰。昨日上疏。入未

之說聞之乎領議政鄭元容曰聞之矣上曰豈有如  
此之疏乎第見之因命中文官下疏本元容等見疏畢  
上曰疏辭果何如乎元容曰勉聖學崇節儉宥罪人  
三件事矣上曰惟是應旨之疏如是遺辭者豈有如  
許道理乎元容曰若出去後更為詳見則第未知有  
何旨意而今惟暫見句語中多有荒雜無倫處誠甚  
駭惋矣上曰滿篇遺辭豈但荒率而已却是覲覲朝  
廷嘗諫君父之計矣豈有如許臣乎元容曰臣則  
素昧其人而渠之罪姑舍以遐鄉微賤之跡名以應  
旨陳疏而凶既有在野之臣咸言得失母有所諱之

教今若有此嚴教則惟御曲愚張革不知這間事實  
之如何但謂之以言獲罪矣然則渠之所犯反為小  
而在殿下包容之德所損為大矣如此之類歸之不  
足責似好矣上曰只以講學崇儉等事陳勉則設或  
有句語中荒雜處予豈不包容而在豈不 賞乎誠  
欣陳言何患無辭焉敢如是此非嘗諫之計而何也  
元容曰聖德譬如天高海大涵育萬物舉國臣民同  
被生成之澤當共求言之時若有此嚴教則下豈有  
進言之人乎上曰朝廷之有此等事實由予否德未  
能見孚於朝廷而在下之道似不當如是矣元容曰

臣非不知請罪也又非愛惜此人也竇為我殿下包  
容之德慮或有所損故敢此悖之仰達矣上曰疏章  
中惟有某樣該話稱以求言時陳疏則一且直而勿  
論可乎元容曰疏中辭意非謂皆是而有此煩違竇  
為我殿下也非為某也非但此疏無論某樣疏及疏  
辭之善不善廣詢博採善則擇而用之不善則棄而  
勿論其有光於我殿下包容之德當何如哉惟覬覦  
嘗淺稱以言事則無足為傷古人有言曰詢于芻蕘  
芻蕘之說豈盡善而然乎上曰無論某疏稱以言事  
則惟覬覦嘗試無傷云者此何言也在卿等道理決

不當如是矣元容曰臣則所達之外別無他見矣即  
為題下批旨而惟不賜批旨還下疏本則自有公議  
矣上曰大臣之議即是公議也外此而又有何公議  
乎元容曰非但臣之言也又有三司諸臣之公議矣  
判府事朴晦壽曰句語中荒雜者雖多而某以選士  
賤品既應旨陳疏矣領相所奏誠然矣上曰某以選  
鄉賤流何可狎辨此疏乎元容曰某雖或粗解科工  
至於疏章則似是生疎矣臣惟未能詳知而決非京  
華人所作矣疏辭之荒率即不過某之狂妄而有何  
傷於國家乎上曰上段則畧有次序而下段則殆不

成說此少是故作荒率之態其情狀真掩全篇旨意  
外托言事內實挾雜同非常試君父覬覦朝廷之計  
臣今固當如是乎陽若陳勉而實是嘲訕矣元容曰  
此豈有製給之人乎苟若製給疏辭豈若是荒率乎  
臣惟萬、不近似於見職而何可徒順上旨不敢言  
於所當言之地乎上曰卿於此事謂以無傷為如  
是國何以為國乎大臣事誠甚慨然矣元容曰當此  
求言之時若有此嚴教則言路自此杜塞矣然則亦  
國何以為國乎臣承此不敢聞之教萬、惶悚謹當  
退出省命矣上曰不必如是矣元容曰吏曹正郎柳

宜貞上疏遣辭措語駭愕荒雜旨意難測極為驚惋  
不可以應旨而直之此當有公議聖教截嚴為先施  
以刑削之典何如上曰如此善為之疏何以罪之乎  
予則入之矣今日朝廷事誠甚慨然如是將何以為  
國乎仍入小次○傳曰吏曹正郎柳宜貞上疏領布  
○吏曹正郎柳宜貞疏曰伏以賢鑑追成百禮畢舉  
宸考益光紹述之德羣生咸囿懽協之氣洋溢升聞  
宜致庶徵之休而胡為夷燁之異又發於此日此時  
也先儒曰災異有二失道之君與天隔絕災異之應  
常逢賢君與天貫通災異之應速以此推之殿下以

與天合德之聖終差失便過有過輒警諄、然欲保  
佑之此正上下勅勉增益大有為之秋而邦籙無殫  
之基也仍伏念臣以嶺外賤品百無一取而待罪銓  
卽歲過周矣涯分踰越感戴憂恐誠莫知其何以報  
國也夫愛君願忠之思根於秉彜不以人之智愚而  
豐嗇焉不以官之微顯而加損焉臣抱茲耿、徒事  
嘒嚙不一陳於當此可言之時而止則臣年衰矣恐  
未免終無一言而去而上負克舜下孤本心臣不忍  
為此也臣素蔑學術迷不曉事而竊嘗聞雷者解散  
和盪之候也適會閉藏之節而疊見此異固已慄慄

而况於太廟奏假之日加以燁、仍之風雨竟使回  
臺情未畢伸安敢知祖宗涉沛之靈在帝左右有以  
誘衷而竦動之耶定必有由則亦安知不由上下苟  
同莫矯其非無奮勵振作涸塞斂藏之圖而專事怠  
緩悅豫優游漫漶者所致耶十行舜教惕厲修省求  
言則母有所諱引咎則惟慎厥終圖所以感回天心  
者凡百有位孰不欽歎盡言所副聖念之萬一而如  
臣微渺亦嘗三司之一也冒萬死敢陳狂瞽之說伏  
願殿下恕其僭而察其愚夫人主以一身承天地  
下統億兆其治亂雍合之機不過心而已故即吾之

心以求合人之心即人之心以求合天之心璧經曰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聰自民聰明先儒曰謀從衆則合天心是以  
賢聖之君用有天譴尤宜汲汲乎求合人心克享天  
心治在中而灾反為祥也臣愚死罪竊以為今日之  
人心積有希望不得副者何限而富先者一也積有  
冤恨不得解者固多而尤要者一也積有抑鬱不得  
伸者亦衆而最急者一也何謂不副所望聖學是已  
前日諸目已累言仰勉之今日應言獻言者亦皆名  
言在茲聖批賜荅一示以留念則言之盡矣惟有  
行之一事而何為而久不行也夫以孔顏之聖資之

好學而無大過矣不貳過也殿下以孔顏之聖亦資  
以好學則自底無過也羣下之願欲愈久愈甚者誠  
以學則聖益聖而將見德化之美也否則悠々泛々  
轉入危亂之域也安得不一心祈祝如大旱之雲雨  
若飢渴之飲食者哉臣請汲々開講念典終始用以  
副舉國人心之望焉何謂不解冤結弊瘼是已顧今  
百弊層痼下民受毒敲骨疾首之骸破家失所之狀  
必不得已而見聞而以殿下之明可視於無形可聽  
於無聲則惻怛一念曷不欲撫其傷而保活之哉間  
有體國之臣說弊甚詳革弊甚力而乍祛旋集如麻

復生將不勝其更則遂付無奈歛手却立國事至此  
寧不灑費生之淚乎臣謂此無他不治其本而治其  
末故也苟能反其本而治之治無後志凡今之弊源  
生於財盡人窮財盡之本都由於奢侈侈夫一人之身  
百工備焉以有限之財充不貲之用則天下不足不  
足則窮、則濫、則不得已惟事剝剝清白掃地貧  
墨成風以此之俗安望有為臣請深究其所以然者  
嚴禁奢侈務昭儉德自聖躬始為羣下倡定制立令  
宜漸不宜急如大易屯膏小貞吉大貞凶之戒而持  
循積久則州壘影從幾何而將見財足人厚有恒多

賴之風矣然後何弊不拔何怨不釋何政不成也今  
有東溥人者欲使之役必先解其縛乃可也且孔子  
之言曰奢則不遜奢生驕僭故其勢然也當今不遜  
之風又謂何如方命犯禁頑其無畏平時如此極急  
何為此風此習尤不可不痛絕也審則恭儉實要道  
也何謂不伸抑鬱竄配臣金興根事是已臣素昧其  
人而蓋觀投畀以來舉國公議嗟惜涕鬱咸曰與國  
休戚者去矣為國柱石者去矣瞻萬口如一辭歷屢  
月如一日未知此臣何以得此於一國也前後重大  
臣斥逐者何限而此則此臣所獨有也雖然其平日

自犯實有言者之云而聖教若曰責備大矣王言放  
流之中而並流見待之至意此謂匪怒伊教非謹伊  
榮想其心悔悟感激百倍餘人則到今罰已行而月  
過三矣乃天道小變之節又值大同之慶亦宜有以  
見待也輿情輿論俱曰不然欺天誣人臣罪極矣斷  
臣之頭竿之都市以謝天人實應天除災之一政也  
如係非誣蓋恢天地之量廓聖德之仁勇光明而伸  
偃起辭不足為喻也臣之此言為國人非為金與根  
也顧遷稽至此者庶望曠蕩之典不待臣言而側聽  
多日尚有未焉則愚衷凌激抑按不得觸冒叫呼以

導達下情於九重之邃而已餘不暇計也鄒傳曰堯舜  
之知而不偏及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而不偏愛人  
急親賢也以臣諛見所云三者抑亦合人心最先急  
務而其鋒特毛順目張之勢也况今廢科在近四方  
艸茅之士波動雲集齊首想望一政一令之時也誠  
宜別般更張詭敷文德以振之則惟此三者甚易而  
當行操約施博不此之謂耶萬若泄泄坐失此機則  
恐無以倉卒收合萬方人之心也伏願聖明洞然際  
思超然遠覽屏絕細媿惟懷永圖斷之于心本之于  
學推行於政刑天之取象用以為則如雷之猛如電



之明如風之速如雨之洽則此實回災作福之道而  
人順天合致治熙雍三五而五帝六矣臣不顧物  
論笑罵不揆自己狂僭而恃者堯舜之君也所激者  
憂愛之忱也聖度如天優容鑑納或有一字之補則  
臣早晚將生還故里誇說鄉鄰歌誦而鼓舞焉死歸  
地下則謁見先王之日亦有所藉口矣惟殿下哀憐  
而垂察焉臣治疏將上金輿根家人聞之戰慄涕泣  
屢息乞罪臣笑曰此非徐亮有扶一出折斷血忱噫  
、公共之心則設令有罪、止吾身惟謂仁天有遷  
怒之理遂止數日更思之本家分義當矣臣若帝制

而遽罷則篤信之義安在君若不能之罪不容誅矣  
不勝慷慨憂憤冒昧投進深增死罪○政院啓曰即  
者領議政鄭元容判府事朴晦壽以為前席嚴教之  
下衷情萬、震懼求死不得走伏金吾門外恭俟鈇  
鉞之誅云領議政仍納命台事傳曰還傳○傳曰此  
非如是之事即為還第事遣史官傳諭于領議政○  
傳曰卿則尤非如是之事安心還第事遣史官傳諭  
于朴判府事院議兼却承旨李啓朝行左承旨金榮  
善行右承旨徐載淳左副承旨李  
明迪右副承旨金萬根啓曰臣等於吏曹正郎柳宜貞  
薛同副承旨金萬根疏有不勝萬、驚愕萬、駭惋者矣渠以避鄉機

之賤察此求言之會假托言事無難投章全篇旨意  
叵測閃忽外若陳勉內實挾雜如欲應旨陳疏何患  
無辭而殆若嘲訕敢售嘗試自陷於干紀犯分之悖尚  
有臣分焉敢乃爾臣等反覆究閱決不可以鄉曲微  
賤有所參怒鸕逆之忱按抑不得茲敢相率聯願亟  
降處分明正典刑焉若曰外托言事內實嘗試情態  
莫掩而應旨雖不罪之似有公議矣○政院啓曰領  
議政鄭元容判府事朴晦壽以為前席俯詢之下宜  
效敬討之義而辭未達意至承嚴教自顧罪負萬殞  
難贖惟伏承遠第之恩諭未伏常憲之前衷情轉益

慄慄仍伏香帶速被嚴誅云領議政仍納命占事傳  
曰當有傳教矣命名捧留○傳曰予於領相事不勝  
慨然矣予非不知應旨言事之為不可罪也又豈不  
知以言獲罪之為不美也以其疏辭之挾雜嘗試有  
所咨詢矣大臣曰惟覬覦朝廷嘗試君父稱以言事  
則無傷古今天下寧有是理也古人云竟曰宥之三身  
陶曰殺之三今日之事反於是豈予辨而於何如地  
也其在事體不可以大官曲恕領議政鄭元容施以  
罷職之典○傳曰今者領相處分即出於存事體之  
義而卿則如是引咎豈不萬一過當乎望卿即為遠

第以安予心事遣史官傳諭于朴判府事○兩司李宗東執義金在根司東李莊德聯劄曰伏以臣等  
即伏見使曹正郎柳宜貞疏本滿心驚愕極為痛惋  
蓋覺世度之無不有也噫世道日汚人心日陷似渠  
避此卑微之類假托應旨肆然投匭滿征叫嚷豈非  
荒雜造意則極其匹側下語則全沒倫脊直犯手勢  
顯售訛侮之習全篇悖趣肆干威福之間豈意聖明  
之世有此一種悖戾之物敢為太陽之蟬棘耶春林  
無將：則必誅此若以言事而包容不施當律則安  
知無伏莽糾結之類將接踵而起乎臣聞見無禮於

君如鷹鷂之逐鳥雀此則不狎無禮而已扶雜字試  
之態目不忍視陰譎諛險之意無足汚口臣等義在  
必討按位不得相率聯劄伏乞聖明赫然震蕩廓揮  
輒斬柳宜貞亟施臯配之典以為壹泯志靖世道之  
地焉答曰如此扶雜之疏決非似渠之類所可狎辦  
而不即罪之係托應旨故姑此存高矣○玉堂副應李  
裕膺校理朴高壽趙龜植副校李聯劄請決正典刑  
承輔李惟謙修撰朴永輔宋廷和答曰爾等之言誠是矣其未即罪之之意已諭於院  
議之批矣○史官書啓判府事朴晦壽以為今於恩  
諭之下萬、感泣不敢更事煩瀆謹當摺還私次冒

入自列之章仰請處分云矣答曰知道○玉堂應教

穆副於撰全輔 聯劄答曰已諭於聯劄之批矣○正

言文致序疏曰伏以噫彼柳宜貞之疏何為而至哉

向者雷異之後聖心警惕特開未諫之路思聞讜論

以補聰明則雖疎遊卑微固皆可言矣閭民隱固皆

悉陳言惟切直而不為罪矣渠則不然謂此時可集

敢言不逞之心畢露蓄積之計全篇造意閃忽叵測

湯托陳勉而陰肆譏訛外若匡救而內實挾雜謂過

可更而渠自陰翳於日月謂枉可伸而渠自甘歸於

鬼域驟者則似無倫脊細究則如見肺肝人心惟曰

日下世道惟曰日汚豈意如渠賤品輕慢聖朝一至

於此哉究厥心腸無將不道渠焉敢違而聖度天大

優游不斷一時之公議臣固知方此求言而遽罪言

者恐欠容諫之量終示持難之意苟或因此而魑魅

之影竟逃於禹鼎之煇奸則幾何不溫觴之流侵成

滔天之浪乎且其造語設計決非如渠沒覺之類所

可狎辦必有請張而指使者此而不嚴加究覈則邦

刑何以去正輿憤何以伸洩憂恠所激按住不得茲

敢短章瀆聽伏乞聖明廓揮臈斷亟從公共之憤施

以當施之律以為靖世道淑人心焉答曰已諭於聯

劄之批矣○正言孔獻東疏同批○兩司上庭目聯劄  
請柳宜貞急令王府設鞠嚴覈夫正典刑以折亂萌  
以靖世道焉答曰公議既如是則實難從過柳宜貞  
令王府拿鞠嚴覈○判府事朴晦壽劄曰伏以臣即  
有罪未勘之踪耳沈首席藁冀嚴誅再微脊啓反  
要隆諭諄復鄭重期臣於無罪之地臣感泣惶汗  
感、靡聘有不敢以區、微分更頓酬應拚棄廉義  
冒還私次而臣之事戾則滋大矣臣於登對之際頌  
示柳宜貞疏本有所咨詢而臣既昏謬又值倉卒具  
旨意之閃忽而未及深寃情態之區測而未即蔽討

至伏承聖教截嚴秉情震剝顛倒退出求死不得於  
是乎臣之迷錯大失事體之罪益無所逃矣若謂時  
原之有間而欲為自捨則誠無是處又幸息論之曲  
恕而視同無故則尤非義今歷宵追惟累增悚慙茲  
又短劄自列伏乞亟賜威罰以安私分以警具僚焉  
今於請勅之章附此明張之義已極猥越之悚矣誠  
切稽緩之愧矣尤不勝惶慙之至而第詳其疏辭極  
其痛惋外托言事而欲售嘗試之計內懷挾雜而顯  
有嘲訕之習下語乖訕用意陰慘情狀真掩於十目  
負犯自干於三尺不可以應旨而泰怒亦不可以遐

踪而原貸也無將不敬之律其安得不用於此乎聖  
度天大帷加包容而莫嚴者王章也難過者公議惟  
願亟乞臺臣之請以正常憲以靖世道焉答曰卿之  
引咎過當已悉於昨諭何為如是屢之乎卿其安心  
下款事已有處分於臺劄之批矣卿具諫之○玉堂  
上同日聯劄答曰已有處分於臺劄之批矣○朝講入  
侍領事金道喜特進官金鼎集任百任同知事李根  
友承旨李明迪大司諫李宗秉玉堂李承輔朴永輔  
執義金在根注書洪鍾雲史官尹定善徐翼輔○臺  
諫傳啓傳曰荏子島圍籬安直罪人李穆淵金甲島

安直罪人李承憲並令王府具格拿來○禁府啓目  
吏曹正郎柳宜貞原情云：傳旨內辭意嚴問日嚴  
數是白乎矣一事漫漶終不直告平問之下難以取  
服刑推得情何如啓觀此供辭專事漫漶終不直告  
枉為巧惠而渠疏中體國之臣說弊甚詳革弊甚力  
及遂付無奈斂手却立之言果指何人何事是殆咸  
曰與國休戚者去矣為國柱石者去矣之言渠何以  
知金興根之為何人而咸曰云者又從何聞之是  
殆渠疏果如渠言出於斷：血忱則惟有金興根家  
人之愚乞固當即地投呈而遂止穀日亦何委折是

於大抵疏辭外而觀之則似為請釋罪人而遣辭之  
如是平雜思非常試觀覲嘗試之計而何也渠以遊  
御卑微之類似此挾雜之疏必不能狎辦上項諸事  
情節除尋常各別嚴刑期於捧直招為於拿鞠事體  
比也迥別則固當系列昭詳反覆鈎詰而乃州、發  
向無異於尋常罪囚之捧供者疎率莫甚卿則推考  
為良如教○親臨武科殿試○親臨慶科文科庭試  
取幼學李仁東等三人○傳日記注事體何等嚴重  
而前後飭教亦非一再而今此道說又多遺漏言語  
倒錯先後太不成樣極為駭然當該注書洪鍾令該

府拿處○大憲李魯秉上疏陳勉優批○禁府啓目  
向前罪人柳宜貞更招嚴刑云、刑向一次訊杖三  
十度判府內辭意蕪向月嚴刑究覈是白矣所犯諸  
罪遊辭漫漶指使一款終是極賴者寃厥情狀尤極  
狡惡待拷訊限滿更加嚴刑期於得情何如終觀此  
更招一向遊辭終是極賴寃厥情狀去益痛惡渠疏  
初無淺士之說則今忽以說弊革弊等語終得於科  
弊云、說不去處可見其受人付囑渠之疏辭不能  
詳悉而臨時核望之狀真掩是遺已於世臣之家故  
謂之休戚柱石云、言尤不近似世豈有以世臣

不向善居通稱在石之理乎大抵窘迫之辭不成句  
該輕撫之狀如見肺腑則受人指使明若觀火事雖  
百喙豈可一直漫漶乎不待拷限更加嚴刑及覆鉤  
尚期於得情為良如教

十一月判府權敦仁劄乞解藥院答曰慎節奉慮既  
是病危則自當漸臻差復而藥院之任雖云繁務既  
有提調與副提調似不至於大妨將提卿具勿舞安  
心調理○承旨前望知申南秉詰落点○傳曰都承  
旨驛批○禁府啓日向罪人柳宜貞更抵原情云  
云嚴刑一次訊杖十一度判府內辭意甚同目及覆

鉤向是白乎矣一向抵賴終不直批遊舞漫漶尤極  
狡密所當準以嚴訊而屢度受杖之餘又添病狀不  
兵垂盡之慮故姑為停刑更待拷限嚴刑得情何如  
啓觀此洪辭俱是核望全沒着落還不足更問如渠  
遊舞愚蠢之類可謂於汝何誅罪人柳宜貞施以遠  
配之典為良如教○禁府州記罪人柳宜貞咸鏡道  
慶源府遠配事傳曰允○兩日座目聯劄曰伏以臣  
等即伏見傳教下者有鞠囚罪人柳宜貞遠配之命  
臣等相顧愕然徒以憂慨噫王府之訊鞠方張狡頑  
之情節未露游舞漫漶忍杖抵賴之狀詎不可掩而



我殿下不惟不賜以覈之命巡沛酌處之典不審聖  
明據何可原之端乃有此薄勘之舉耶律之于遐鄉  
愚蠢於禁何誅之科大度包荒聖德如春臣等亦豈  
不欽仰萬々而臣愚竊以為以其遐鄉愚蠢之故的  
知其不能狎辦必有根窩矣刑政之弛張而紀綱之  
治忽係焉豈不大可惧哉臣等愚憤轉激相率聯籟  
伏乞聖明亟寢成命更令王府嚴加盤覈期得情節  
以靖世道焉答曰愚蠢之類無足深誅有此處分勿  
煩○執義金在根正言詞致庠孔獻東疏皆例批○  
新恩謝恩親身入侍時都承旨南秉詔所祭今有六

道儒生抱疏伏闕之事已為多日矣儒生之少及兩  
掌議謹恚然後始許伏闕自有定式而今此儒疏只  
有東齋掌議謹恚而無西齋掌議謹恚當以違格具  
却之意曉諭退送故敢此仰達矣上曰儒疏捧入可  
也○京外儒生李鎮宅等八百餘人疏曰聖化體天  
無物不遂民生賦性有職女授今我主上殿下盛德  
至如日月之無私照雨露之不擇降煦濡咸圍舍生  
自樂猶以八域之廣兆民之衆慮或有匹夫匹婦之  
不獲自盡者一念勤孜不遑宵旰遐徇徧戶之賤有  
寃必達庶獄滯囚之微有枉必伸至于貢市之廢軍

伍之弊恢蕩之更張之跡欽如過雲而不自有焉卽  
禹範錫福之嘉會亦因石達窮之盛際也此世達  
此時猶懼非辜之累舉抱不暝之寃垂頭喪氣若窮  
人無所恃者臣等是耳語其藹則四百年之久而計  
其衆則非一國之多矣若復以累瀆為懼自鳴為嫌  
不一仰暴於句覆之下則雖以我殿下視聰之明達  
何以照燭此萬一哉惟我東方自箕聖設<sup>教</sup>歷羅麗幾  
千載至于我太祖康獻大王立國之初未嘗有庶名  
區別之規官而惟才之用家而惟子之緬一遵禮典  
少無間焉不幸而有一檢人徐遜者挾其私憾劾為

悖論繼以姜希孟等傳會其餘意轉至枳塞之境然  
初非廟議朝令之永錮故世祖朝聖教若曰天之生  
民本無貴賤豈拘本系予無私也宣廟聖教若曰蔡  
萱傾湯不擇旁枝人臣願忠豈必正嫡仁廟聖教若  
舊制狹隘隨才擬望三朝聖眷前後一揆肅廟特下  
門閥用人為我國痼弊之教英廟朝以先王遺意文  
之持正武之宣傳一時許通而屢下是旨若曰切勿  
拘擬以存國初之風逮我正廟聖教若曰年前臺閣  
疏通實出於先王苦心而有名無實許多庶類豈無  
才俊之士為國需用乎又若曰叅下序陞初無分別

則獨不可通融備擬於叅上稟乎至以疏通親題策  
士聖意所在庶可仰度而臣等無祿仙馭遽陞遂成  
未卒之志徒切於戲之思逮夫純廟癸未臣等之疏  
籲聖批若曰爾等之可矜予亦深知之令廟堂稟處  
契考代理之初膚教若曰庶類許通即我大朝曲遂  
萬物之盛德大惠許通多年尚無稟效是豈對揚之  
道示信之政乎自今大改為始外而守令內而通清  
典卽署擬望以八俾無冤鬱事分付兩銓臣等方聚  
首相慶承切少湏臾無死之願皇天不吊遽遭庚甲  
如喪之痛舉國臣民之無祿若偏在臣等之身也且

列朝諸名碩莫不力主疏通之論期欲矯革故文正  
公臣趙光祖首建擢用之議文成公臣李珥又為疏  
通之論文簡公臣成渾疏曰庶孽禁癩通天下所無  
之事文烈公臣趙憲疏曰謀國大臣不為萬世失人  
之憂文正臣宋時烈疏曰庶孽仿泯初非祖宗之定  
制文純公臣朴世采啓曰勿論常規正合變通故相  
臣李元翼李恒福柳成龍金尚容李敬輿崔鳴吉張  
維沈之源金壽恒崔錫鼎具允謙尹昉趙顯命金相  
福及諸宰臣元景夏李周鎮李寰李秀得金南重金  
壽恒李景容以疏以啓陳請懇至有新化之日不可

無疏通之柔有曰為臣而不得親近耿光則君臣之  
義疏滿矣為子而不得呼其父以父則父子之親亦  
乖謬甚至於舍己之子而取繼於己成行路之同姓  
傷人紀逆天理莫此為甚有曰卑薄庶孽殊欠王者  
立賢無方之道有曰鄉曲賤類之子時或顯仕而世  
族名家之裔永錮而棄之用舍之際顛倒極矣至于  
癸未收議之時二品以上文武宰臣五十餘人無一  
歧貳之論永安府院君忠文公臣金祖淳豐恩府院  
君忠敬公臣趙萬永兩國舅所獻議尤為懇惻剴切  
更無餘蘊此特舉其十之一二而其道學文章勲業

功名照耀當世矜式後人者輒以臣等之許通為言  
可見其秉彝之公見理之正而不能自己也夫嫡庶  
之名本於長子眾子之別而先王所以謹者所以明  
主祀之統專幹盞之任者也至於妾母之所生亦為  
之庶子者所以進於眾子之列而又以別於嫡妾之  
所生也古之人於夫婦則謹妻妾之別於兄弟則重  
嫡庶之分故父於嫡子眾子服異焉而眾子庶子不  
異者所明嫡子無異統而眾庶為一例也故無嫡子  
而只有庶子則庶子為父後矣且庶子取妻生子則  
遂與眾子均焉而庶子之長子又為繼補之宗則與

其弟又有嫡庶之分焉所以士喪禮曰庶子之子為  
父之母齊衰不杖期蓋不喫做祖母而曰父之母者  
所以明庶子之子不以是母為所承之統也若記所  
謂庶孫云者亦謂子取妾而生子者也然則同母而  
衆子於嫡子有間矣異母而妾子於衆子無別嫡庶  
子別亮於長少庶名之別止於妾子古人所以明嫡  
庶之說如是而已矣然所謂嫡庶自是其家倫序而  
若人之賢否則不係於是庶子而賢則不害為君子  
矣嫡子而不肖則不害為小人矣君子小人之別必  
以德而已則家庭之倫序朝著之掄選有何區別而

為之低昂哉古來門地之尚無如東晉而只問父姓  
不問母族夫專尚母族華夏所耻而豈可以小中率  
禮義之邦獨駸臣等於尚母族之域乎蓋天地之化  
三其月四其時而寒暑變焉凡物之化蚤而蟻躋而  
蠲而其化嬗焉人之一生而有老弱榮悴之變焉家  
之五世而有親盡廟祧之改焉惟是庶名胡大重罰  
而世世相蒙有若倉庫之為氏哉今雖有漢之衛霍  
宋之韓范晉代之王導陶侃唐朝之蘇頲郭子儀之  
才德俱全者必將以庶孽薄之而不過為宋翼弼楊  
士彥崔命龍祁時蕃等潦倒於冗仕末品之列而止

齋忠悃而自無效之階抱經綸而無可展之路此臣  
等所以裹足千里而叫闈不已者也雖以一邑一鄉  
言之校院儒案之靳持惟視朝廷仕藉之通塞自癸  
未以後節目中所許通而通之者亦未為幾至如安  
東禮安衿紳之鄉玉山陶山俎豆之所比他邑尤有  
甚焉前後飭教不啻申嚴而新舊等別尚此乖漏乎  
揖讓之際風教掃地遂使牖下自修之流枯黃邱壑  
無與於鄉塾之進縣陞計偕從而路阻一條剡薦雖  
或行之無聞於銓擬安在其對揚申明之意哉槐院  
宣薦之通獨行兩邊勝國之鄉寢即曹負之擬或及

累世微族之人而獨於臣等一切若鐵限之莫可逾  
越者然抵石之筭不得復抽涸轍之鱗無以自沾而  
由是而一視之澤未究於忠賢顯綸之裔故雖有深  
慈之又篤友之况日見是子是弟悽憊可憐之色而  
惻然動心思所以進取作成之方者不為不多但拘  
於俗謬而不得自異耳思傳曰久則徵義易曰變則  
通若臣等載籍所無之冤鬱胡久無徵何時可通也  
茲敢相率仰號於天地父母之前伏乞聖明仰體列  
聖朝矜憫之諭歷攷諸名賢明正之議疏蕩防礙通  
融注擬丕承英廟正廟兩聖朝之遺旨泐然深思赫

然夫斯特推一轉移之化使之仕籍之上永施恢滌  
門圃之際亦無區畧則蕩、融、亦足為導化之一  
端矣臣等以草野微賤之踪學謏見陋言不知裁冒  
瀆天威極知猥濫罪合萬死而特垂哀憐洞燭冤衷  
焉荅曰此豈徒為甬等之冤鬱而已實有欠於王者  
立賢無方之義况有列聖朝前後聖諭又如是勤至  
者乎疏辭令廟堂從長稟處○傳曰十六日永凌遣  
大臣撰行酌獻禮○內兵曹親鞠時罪人李穆淵○  
委官判府權敦仁判義禁趙冀永知義禁李應植同義  
禁姜渚趙得林刑房承旨沈宜冕事寔假注書朴珪

壽問事即廳朴商壽朴永輔尹墉李承輔趙龜植趙  
然興洪祐命宋廷和洪淳穆李升洙徐堂輔尹行謨  
○內兵曹親鞠時罪人李承憲刑問一次訊杖第十  
七度停刑○傳曰當該判義禁推考當該刑房都事  
令該府拿問處之當該工曹即廳令該府拿問嚴勸  
○判府權敦仁劄請委官寔通荅曰慎節奉慮委官  
之任當奉許矣卿其安心調理○傳曰委官以左議  
改為之○傳曰推鞠為之問事即廳徐堂輔在外代  
李裕膺○傳曰推鞠為之○罪人李承憲更推後刑  
問一次訊杖第五度停刑傳曰觀此李穆淵前後供

辭其誕妄不審之狀渠既自知則可謂道極厥辜矣

其在利用刑人之義有深諒者存罪人李穆淵特施

茂朱府竄配與○院議都承旨南秉哲右承旨權用脩左承旨沈熙淳同副承旨趙然昌

啓曰臣等即伏見傳教下者有鞠廳罪人李穆淵茂

朱府竄配之命矣臣等相顧愕眙切憂歎之至噫

此罪人負犯何如關係何如而鞠廳未竟處分遽下

大聖人包荒好生之德臣等雖不勝欽仰萬：而王

章不可不嚴輿憤不可不伸臣等職忝惟允義難奉

承相亭聯顯伏乞亟許反汗以重提防焉答曰處分

已有斟量即為頒布○院議沈熙淳趙然昌再啓答曰喉院

異於三司何可如是爭執乎即為頒布○兩司大諫李宗

秉執義金在根司諫李莊緒掌令李秉植申鍾益持平金稜趙文和正言閔致序孔猷東聯劄曰

伏以臣等即伏見院議啓批旨下者始知有鞠廳罪

人李穆淵茂朱府竄配之命臣等相顧愕然繼不勝

憂歎之至噫此罪人負犯既重關係不輕至有今番

拿鞠之舉而盤費未及究竟酌處遽降移配臣等豈

不知大度包荒盛德如春特出於好生之至意而莫

嚴者王章也莫過者輿情也以若罪犯施以惟輕之

典則竊恐提防由是而漸壞世道由是而不靖臣等

憂惋翔中按住不得茲敢相亭聯顯伏願聖明亟寢



成命更加嚴毅明正典刑焉答曰今此酌處出於深  
量勿煩○玉堂校理趙龜植副校理李維謙聯劄曰  
伏以臣等即伏見院議批旨下者始知有鞠廳罪人  
李穆洲茂朱府竄配之命矣臣等相顧愕眙竊不勝  
憂歎之至噫此罪人之負犯關係碩何如而今此處  
分遽下於鞠覈未竟之前臣等非不知我聖上天地  
好生之盛德至意而莫嚴者王章難過者輿情揆以  
刑政寧有是哉臣等職忝論思義不容泯默茲敢相  
率聯額伏乞聖明更加三思亟寢成命以嚴堤防焉  
答曰慶公自有斟量勿煩○金吾堂上判事趙冀永  
知事李應植

同知事姜聯疏曰伏以臣等即伏見傳教下者有鞠  
廳罪人李穆洲茂朱府竄配之命臣等相顧愕眙竊  
不勝憂歎之至噫此罪人以若負犯以若關係前後  
堂章臚列備盡而鞠覈之情節未竟酌處之處分遽  
降大聖人包荒之德臣等欽仰萬、而第念獄體甚  
嚴王章未伸則豈可遽施寬貸經加薄竄而止哉臣  
等職忝按法義在執藝成命之下末由舉行茲敢相  
率聯額伏乞聖明淵然深思廓揮輒斷亟垂反汗之  
音俾重鞠覈之法焉答曰已諭於諸批而金吾異於  
三司即為舉行○玉堂上座全聯疏答曰已諭於諸批

勿煩○兩司上座目聯劄曰伏以臣等昨於鞠廳罪人  
李穆淵處分之下猥陳聯額冀降反汗之音誠淺辭  
拙未挽聖衷伏奉批旨若曰今此酌處出於深量臣  
等相顧惴眙尤不勝憂歎之至噫此罪人之負犯也  
關係也顧何等緊重而鞠覈方張情節庶可究竟寬  
貸曲加酌處遠止薄竄臣等固欽仰大聖人盛德至  
意特出於包荒好生之仁而共於王章之不可不嚴  
公議之不可不伸何哉臣等秉情轉激按抑不得不  
避屢瀆之為悚茲敢相率而申籲伏乞聖明淵然深  
思廓揮軋斬亟寢成命更加究覈俾典刑嚴而堤防

重焉答曰已諭於前批勿煩○王堂上座目聯劄同批○  
改院啓曰即見兵曹草記則白衣一人自金帟門攔  
入故捉致問之則以為居在慶尚道尚州地廬寬為  
名而觀光次入來別無他事云關門守直何等嚴重  
有此攔入之舉萬一驚駭常時不能禁飭之入直兵  
曹堂上從重推考即廳及當駭守門將無他可施之  
罰事傳曰入直兵曹堂上銓祖令該府拿處即廳及  
守門將令該府拿處勅○兩司上座目合啓中李穆  
淵事請張下鞠覈未竟酌處遠降八字添入愈字下  
二字抹去益字添入豈可下二字抹去竄配二字添

入清字下七字抹去茂朱府竈配五字添入李穆洲  
下一字抹去更字添入○有政以趙得林為忠清監  
司○推鞠時罪人李承憲更推後刑問一次訊杖茅  
七度停刑○有政以洪說謨為吏議○傳曰李承憲  
之絕情之言細打之計即此已可不赦至若而鞠而  
訊情節之終不直招尤極狡惡固當到底窮覈明正  
典憲而張大之舉不欲拖至多日姑從寬大之典特  
貸一縷鞠廳罪人李承憲於義縣減死圍難安置○  
傳曰推鞠撤羅○院議左副承旨沈然昌啓曰臣等  
即伏見傳教下者有鞠廳罪人李承憲於義縣圍籬

安置之命臣等相顧愕眙竊不勝憂歎之至噫此罪  
人負犯至重情節至凶王章未伸輿憤久切何幸軋  
折廓揮鞠訊方張愾置之兩案庶可盡露王法之三  
尺可以夫伸慶公遠下罪止減死臣竊惟念以若閑  
係以若罪名終貸一縷使之偃息於覆載之間者古  
今天下未之聞也臣等職忝出納奉承無路茲敢相  
率聯額伏乞聖明亟許反汗更加嚴鞠夫正典刑以  
洩神人之憤焉荅曰慶公寔出於納污之義即為頒  
布○院議再啓荅曰已有前批勿復煩瀆即速頒布  
○兩司座目聯劄曰伏以臣等即伏見院議批旨下

者始知有鞠廳罪人李承憲旌義縣圍籬安置之命  
臣等相碩愕然絀不勝憂歎之至噫此罪人負犯典  
情節至重而至凶決不可偃息於覆載之間而王章  
未及夫伸輿憤愈久益切迺者軋斷廓揮鞠訊方張  
而荼之罪庶幾乎畢露三尺之律可得以夫正盤覈  
未竟酌慶遠降特推好生之德施以減死之典大聖  
人包荒納污之盛意固欽仰萬、而以若關係以若  
罪犯尚貸一縷則其可曰國有典章乎臣等秉情倍  
激按抑不得茲敢相率仰顙伏乞聖明亟寢成命更  
加嚴覈明正典刑以洩輿情之沸鬱焉答曰渠之負

犯豈有不知張大之舉不欲拖至多日有此慶兮勿

煩○金吾堂上

判事趙冀永知事李應  
植同知事姜濬徐憲淳

聯疏曰伏以

臣等即伏見傳旨下者有鞠廳罪人李承憲旌義縣  
圍籬安置之命臣等相碩愕貽實不勝憂歎之至噫  
此罪人之負犯也情節也窮凶叵測絕悖且憎尚今  
微息輿憤愈切何幸鞠訊有命奸伏盡露而忍杖抵  
賴終不直招王章不得夫伸獄荼未盡究竟慶公遠  
降特施減死第伏念鞠體甚嚴閑石至重則以若兩  
荼之凶惡有此一縷之寬貸者豈可曰國有三尺乎  
臣等職忝按法義在執藝成命之下未由舉行茲敢

相率聯願伏乞聖明洞然深恩亟垂反汗之音更加  
鞠覈夫正典刑焉答曰已諭於諸批即為舉行○應  
教洪淳副修撰金輔聯疏曰伏以李承憲負犯之至  
重悉著於前後臺章莫逃於咫尺臨訊而第具兩案  
愾慝已犯同赦之事一辭頑抵尚屬未服之科具今  
推覈既久絕情之造意正測之設計庶盡出破皮徒  
其所究竟不日可期而按詰屢加於拷刑情節尤極  
於淪變昏不知畏自速威辟境彼賦性之忍毒游辭  
之凶忽厥有所掩之不得王章轉達夫伸公憤去益  
齋鬱迺者處分處下有旅義縣圍籬安直之命臣等

相顧愕貽竊不勝萬之憂歎之至惟刑欽恤特用減  
死雖出於大聖人好生之德以渠難貸之罪戾有此  
莫重之凶係而尚假一倖竟屈三尺則國之常憲將  
安所施乎臣等奉論思不容緩報茲敢短章聯願伏  
願聖明廓揮軋斬亟賜反汗申嚴鞠體夫正典刑以  
洩神人之憤焉答曰已諭於諸批矣○時原任大臣  
領議政趙寅永判府權敦仁見罪人李承憲酌處之命相顧愕貽有不勝慶歎之  
左議政金道嘉判府朴晦壽至第二字絕情之言是豈人臣萌心蕝口者而肆然  
涉筆至登章奏論其罪犯已不可容貸至若朝紳繼

打之計猶屬細故此非如渠早微之類而可狎辦則  
今茲拿鞠之舉庶可以掀露根窩共施典章而乃具  
崇賜難化悍毒成性忍杖拒賴終不輸情臣等方以  
獄情之已老鈞覈之尚緩正切憤鬱鞠業未竟處分  
遽沛卽是日島移島而止耳茲雖出於大聖人好生  
之德三尺有在豈非失刑之大者乎伏乞聖明更加三  
思亟寢成命俾鞠情究而刑政允焉答曰此罪人之  
負犯豈有一分可貸者然也張大之舉不欲拖至多  
日今茲酌處特出於寬大之典卿等具諒之○玉堂  
聯劄兩司聯劄答曰已諭於前批勿煩○金吾堂上

聯疏答曰金吾異於三司何如是煩瀆乎即速舉行

○三司大東李宗東執義金在根司東李莊緒掌令

李秉植中鍾孟持平金稜趙文和校理朴商

致序孔融東修樞來廷和副修俞錫燠合辭啓曰臣

等以旌義縣減死圍籬安直罪人李承憲更加鞠覈

事一劄再劄尚未蒙允俞之音公憤轉激實有所按

抑不得者矣蓋其二字絕情之言乃敢萌心而發口

朝紳經打之計必欲售奸而逞慝是可忍也孰不可

忍也邦憲未正輿憤久沸迺者鞠訊方張兩案庶可

掀露酌處遽沛一縷特使假貸以若罪犯之至重囚

係之至惜不過自島而移島則豈可曰國有常憲乎

大論莫過羣情愈激茲敢相率陳籲伏廓揮軋斷更  
令王府嚴鞠得情夫正典刑焉答曰處分自有斟量  
勿煩○三司合辭再啓答曰已有前批勿煩○三司  
合辭三啓答曰勿煩○三司合辭啓答曰勿煩○三  
司合辭再啓答曰勿煩○三司合辭啓答曰勿煩○  
傳曰臺諫并許通○時原任大臣率禮堂入侍傳曰  
明年卽我東朝寶齡周甲望七之慶年也予小子爰  
日之誠難克之祝容有其極宜舉大飾慶之禮以伸  
喜懼之忱故自內屢為仰請則以儀節之張大不欲  
連舉於頻年而<sup>終</sup>斷勉從之音情私之缺然雖切而承

順揚謙之慈心允合養志之道當於月正元日親上  
致詞箋文表裏矣告布之節令該曹磨鍊以入○傳  
曰方物封進事體何如而忠清益營黃海兵營所封  
方物中大箭全不成樣豈有如許道理當該益兵使  
為<sup>先</sup>重推考分付該曹使之改封進○成均館州記  
成申乘陞補合製四書小學連日設行榜目修送禮  
曹通讀則先行製抄猶又捧講至於比較則儒生等  
請以不必捧講收柱只從各道分排故以大違試體  
決不許施之意累<sup>二</sup>曉諭終不應講徃自退出授以  
士習萬<sup>二</sup>駭然通讀不得已罷講事傳曰知道

十二月傳曰今番屢舉賀儀九係儀文宜從省略未

元朝祗慶陳賀方物、應只進當殿事今該曹知委

京外○院議左承旨李玄緒右承旨沈宜冕同副承旨

趙然昌然啟曰臣等即伏見傳教下者有茂朱府竄配罪

人李穆洞放送之命又伏見徒流案及放未放成冊

下者大靜縣圍籬安置罪人正喜巨濟府加棘島置

罪人秉鉉並以放字書下矣噫諸罪人罪名雖各不

同當初負犯何等緊重伊時處分何等截嚴臺啓未

之尚斬俞旨已足失刑之大者今忽有特宥之命此

固出於大聖人好生之德而王章不可不伸隄防不

可不嚴臣等相顧憂歎義難奉承茲敢相率聯籲伏

願聖明亟降收還之音焉荅曰今此處分深有斟酌

者存即為頒布○傳曰金興根放○玉堂校理趙龜植朴商壽

副校理李維謙李承輔朴永錫聯劄曰伏以臣等

即伏見院議批旨下者始知有茂朱府竄配罪人李

穆洞放送之命及徒流案成冊有大靜縣圍籬安置

罪人正喜巨濟府加棘島置罪人秉鉉并以放字書

下矣臣等相顧嗚呼不勝憂歎之至噫諸罪人罪名

雖殊負犯均重此皆罔鑑之所照輝而臺啓之尚未

蒙允已足失刑今何可遽議宥釋乎大聖人好生之



德臣等非不知欽仰萬、而隄防不可不嚴王章不  
可不伸臣等職忝論思不容泯默茲敢相率仰籲伏  
乞聖明洞然深恩亟寢成命焉答曰今茲處分深有  
斟量勿煩○院議承旨李玄緒同再啓答曰已有  
前批即速頒布勿復煩瀆○憲府執義洪淳穆聯劄  
曰伏以臣等以李承憲事方擬申請處分第伏見院  
啓批旨下者始知有茂朱府竄配罪人李穆淵放送  
之命及徒流案中大靜縣圍籬安直罪人正喜巨濟  
府加棘島直罪人秉鉉放字書下矣臣等相顧愕眙  
尤不勝憂歎之至意李穆淵之鞠情未竟遽施移配

已是失刑之大者而至若正喜之干係尚稽窮覈秉  
鉉之負犯不可曲貸即臺論之所峻發淵鑑之所俯  
焯也今此特宥之典遽下於輿情沸鬱之餘臣等固  
仰大聖人好生之德寔出於咸宥之義然以若諸罪  
人同赦之事何可比論尋常罪籍而乃有此意外之  
成命乎莫重者典憲也莫嚴者隄防也臣等義難泯  
默茲敢相率聯籲伏願聖明更加三思并與李承憲  
酌處事亟賜反汗俾刑政重而公憤伸焉答曰今此  
處分出於深量勿煩○院議行都承旨洪鍾應左承  
旨沈宜冕三啓答曰處分之下何可如是瀆援乎

即速頒布○傳曰茂朱府竄配罪人李穆淵放○以

義禁府徒流禁傳曰金正喜放○以慶尚道放未放

成冊傳曰趙秉鉉放○憲府座目聯劄答曰已諭於

前批勿復煩瀆○玉堂校理趙龜植朴商壽副校理

李維謙李承輔修撰朴永輔聯劄答曰已悉於前批更勿煩瀆○憲府

座目聯劄答曰已有前批勿煩○領府趙寅永疏曰

伏以臣乞骸之請綿歷數載而至於昨春批旨至舉

臣兄家事辭旨悲惻非臣所能承當臣奉讀未半殺

淚迸發有不能自抑者惶預感激式至于今○則止

兄之三霜已訖迷息之冠裳如舊依然是泛宦家耳

撫昔日餘蔭愴流光之易邁未死殘喘當作何懷然

而臣之積年私息可以更陳之矣臣之癘痼實狀不

待觀痿庶可畢焯而筋骸長委於床第跬跡每違於

班綴拭巾俟符萬念都灰設令臣得此恩造實無以

角巾布衣祖道東門掃與田父野老歌詠聖澤只是

一未冷屍耳且念臣釋褐三十年矣忝叨揆列亦十

年矣無補效今茲請退即臣所不敢言者而臣之其

息亦臣主兩榮者也雖然臣所以仰請者屢矣殿下

所以可之者亦屢矣失今不言更待何時臣若不言

永無可言之日殿下若不許永無可許之日此臣所

以復申說以冀天地父生成造化之澤也又設令臣  
於少壯氣力康旺可以為國家出力臣雖糜粉豈欲  
為此言實是力不從心非臣之所能施也茲具短疏  
仰瀆崇嚴伏願聖明俯賜諒察哀之憐之矜之憫之  
特允所請以為終始始生成之具則臣於他日九泉亦將  
藉此恩造悌告於先父先兄此宣非感激未明哉若  
曰自峴有此恩歲終祝而疏能到矣則於遂初則卿  
之志也諭以踐言予之批也進退全節之差終始禮  
使之義今予豈不思也然更有一語為卿誦之夫人  
臣處地各自不類有宜於急流勇退者亦有宜於鞠

躬盡瘁者顧卿所處宜何居焉况今國事民憂茫無  
攸濟予所以倚毗朝野所以想望者且誰歟卿於此  
時寧忍有長往之請乎且使卿休致果能角巾東歸  
放情邱壑情義所不可事勢亦難必苟若是則卿所  
守直不過三字御而已抑有何貞退之意耶卿其優  
游西樞認作懸車在峴有休養之方俾予無悵缺之  
心斯宣非兩全而俱得者乎卿體予至意是所望也  
○兩司行憲徐左輔大東金英根掌令  
卓宗述正言趙然興金德根合啓李承憲  
事中大樞會也下何幸鞠覈方張兩柶庶幾畢露酌  
處遽降不過自島移島一綫尚貸其可曰國有常憲

乎三十四字添入請字下金甲島三字抹去旌義縣  
減死圍籬七字添入亟字抹去更字添入正喜事秉  
鉉事李穆淵事停啓○以北道科場訖場事備邊司  
稟處州記畧曰半夜昏黑難分先後輕重驀地倉黃  
不辨首從誰具執推副聽者朴致模而先倡之跡終  
欠明的破門看櫝者李恒允而誣服之招誠極痛慌  
韓鶴善之酒婆偕寤或為自明之證始端之鬧費所  
惹起金昌億之容疤未符不無可原之情蓋此犯准  
鬧竿之舉不徒訖場叫嚷而止則具在立紀經大懲  
創之政有犯輒殺無容更議而善走者幸這稍鈍者

枉罹幸與不幸理勢固然除非口尚乳之類俱是醉似  
泥之漢首倡無的確可據之案見捏多糲糊可証之  
端疑則惟輕合有欽恤朴致模李恒允所犯諸案惟  
不直極律有不可尋常助處并各嚴刑三次遠惡島  
定配韓鶴善之初不發配未知緣何而究其惹鬧之  
罪亦不可從輕酌處遠地定配金昌億等遠發配所  
俞致孝既云似涉暖昧合有參怒則似不必發配并  
與餘外諸漢令道臣分等科罪事分付何如傳曰允  
○傳曰日寒如此內外各營入直軍兵及各門守門軍  
薄衣與流丐違宣傳官摘奸以來○吏叅前望趨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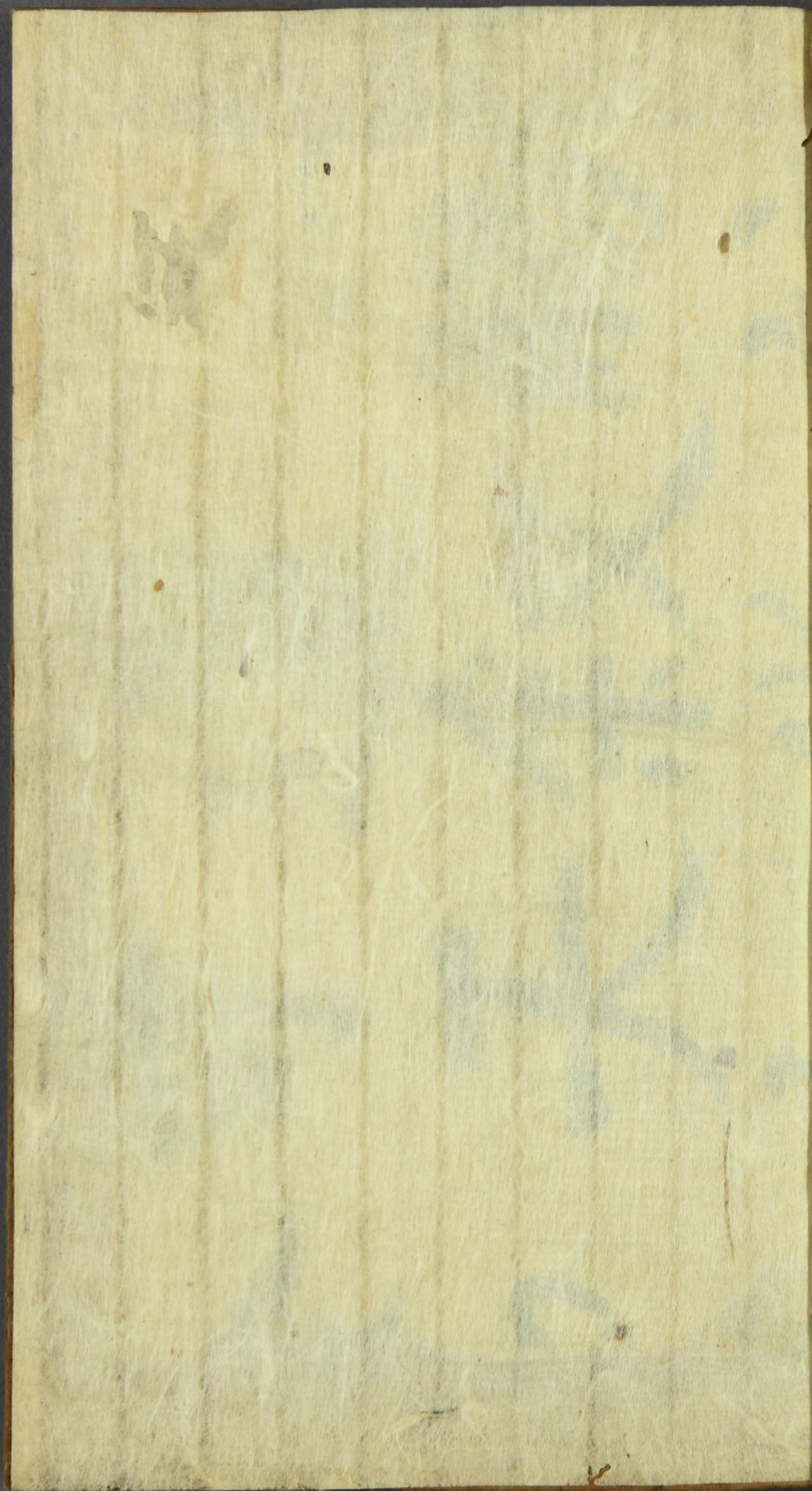
駿落点○政院啓曰宗廟膺享大祭第十四室初獻  
奠酌之際齋郎金商民袖肺已奠之爵以致傾覆之  
境莫重享事有此失儀萬一驚駭當該齋郎所當重  
勅而本院清推之外無他可施之罰事傳曰令該府  
拿處○備邊司薦望以金鼎集為開城留守○以曙  
源譜畧跋文製述官以下別單傳曰製述官領府事  
趙寅永內下大豹皮一令賜給提調領敦寧洪在龍  
馬一匹賜給書寫官興寅君最應校正官興宣君是  
應內下豹皮一令賜給監印正韓兢人加資主夫直  
長別工作監役書寫忠義加出忠義衛以下并賜賞

有差○傳曰前領議政鄭元容叙用○傳曰守令解  
由過限不出之弊年前已有飭教矣今又有解由未  
出之弊該曹之不有飭教慢不致察可知也其在奉  
體寧容若是今番則姑付令申之義雖不追咎其後  
復有如是之弊則該守令論劾姑舍不察之設堂上  
難免其責以此分付○傳曰忠州牧使鄭始容水原  
判官南尚教相揆○贈大憲李述源贈吏判忠節卓  
異正賜加贈事承傳○有政以李亨夏為承旨鄭善  
通望○以趙秉夔為大司成○守令邊將初仕入侍  
○柑梨居首進士李健弼直赴殿試○傳曰未正月

初一日當詣太廟展謁矣該房知悉○成均館草記  
今番相製試券中幼學李在達所呈文與筆俱為荒  
雜全無謹畏之義揆以士習萬、駭儒生為先停舉  
分付秋曹使之捉得勘以當律事傳曰允○傳曰泰  
川縣盜金在成仁川府使任翼常相揆○左議政金  
道喜劄曰伏以昨伏見傳教下者元朝太廟展謁之  
命矣伏惟聖孝隆摯思寓羹牆之慕而見今寒威尚  
嚴外間疹戛大熾此時動駕實有違於大聖人節宣  
之方下情之萬、憂悶當復何如哉猶俟日氣和暖  
閭里輒淨卜日展謁恐為未晚茲敢短劄陳請伏願

俯循微息亟寢成命焉答曰歲首異於他時將於元  
朝行禮矣卿言如此當更為消吉卿具諫之○判府  
事朴晦壽劄曰伏以明日即元正也太廟展謁已有  
成命值茲獻穀之交將伸羹墻之慕凡在瞻苑之列  
孰不欽頌攢祝而顧今節屆窮沒寒事斗嚴早朝之  
氣尤為栗烈此時觸冒勞動甚非大聖人節宣之宜  
且况近日閭巷之間轉疹熾行無處無之第念百靈  
衛護之地固非乖乞之所敢干而其在保壽之方尤  
豈不十分加慎於平常之時乎姑觀來頭更諏吉日  
其於誠禮恐無所愆臣職忝保護愚忱惶、茲具短

割齋誠仰瀆伏乞聖明即寢成命仰體兩殿惟愛之  
念俯聽群下顯祝之情千萬幸甚同批○傳曰已有  
大臣劄批太廟展謁更待下教○傳曰時囚罪人並  
放送

This image shows a page from a book containing a large, empty rectangular frame with a double-line border. The frame is positioned in the upper half of the page and appears to be a placeholder for a table or diagram. The paper is aged and yellowish, with some faint blue smudges and a small dark spot near the top center. The frame is empty, and there is no text or other content within it.



